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09
4





文庫 11
D 109
4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十三

金滏陽趙秉文著

許昌任君子山作草堂于私第榜之曰適安客過而問所以名堂之意曰子將無適而不安乎抑適意而安之乎

山曰今夫水適則流火適則燥魚鳥之適則翔泳草木之適則條達腰適則忘帶足適則忘履今吾名不隸于仕版身不列于行伍足不跡于是非之場口不涉于是非之境未酉而寢過卯而起每興極意會則登臨山水嘯歌風月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十三



010190552344

翫泉石悅松竹手執周易一卷與佛老養性之書數冊以
適吾性而已吾安焉子其爲何如客曰先生之爲適則一
其所以爲適則異子以嵇康之適于鍛阮籍之適于酒與
夫聖賢之適于道有以異乎苟此適性爲事則斥鷃無羨
于天池之樂桀跖無羨于顏冉之行其于適性一也而靜
躁殊塗善惡異趣此向郭之失晉宋之流所以蕩而忘返
者也且夫禮以檢情樂以導和仁之勝不仁義之勝不義
皆非以適性爲事苟以採山釣水爲適則忘其君聲色嗜
欲爲適則忘其親忘親則不仁忘君則不義不仁不義子
安之乎而且奚適哉子山曰請無以形適而以心適其可

乎客曰心迹一也自心迹之判于是有清狂有白癡皆名
教之罪人而非君子之正也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
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
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古之君子不以外傷內視貧
富貴賤死生禍福皆外物也隨所遇而安之無私焉譬如
水外之則爲雨露霜雪下之則爲江河井泉激之斯爲波
瀾之斯爲淵千變萬化因物以賦形及其至也推而放之
東海而準推而放之南西北海而準故君子取平焉斯不
亦無適而不安乎子山曰是吾心也請歸而龕諸石客爲
誰滏陽趙某也

寓樂亭記

河朔之地沃野千里盤盤一都會太行西來大體如一身
蘇門奠其首隆慮據其脊雷首披其胸土門開其腹恆山
枕其股注以潢漳塹以滹沱鍾以大陸其山川風氣雄深
鬱律故其人物魁傑異秀有平原之遺風廉藺之英骨下
逮宋廣平魏文貞皆河朔人傳曰三晉多奇士其土風之
然乎甯晉實趙郡之附庸而吾真定王君敬之棲棘于此
越明年政成乃卽城以爲亭因隍以爲池引浚水其中植
以荷蓮以爲士民游觀之地吾友邑令吳徵公妙亭伴來
以記請某曰今夫樵者樂于山漁者樂于水與夫其靜如

山其動如川此智仁者之所樂也其所樂同其所以寓者
或異嘗試與子登茲亭以四望其亦有得乎無得乎將爲
仁者靜乎抑爲智者動乎其動靜交相養乎其亦動靜兼
忘乎不移一席之地而寓妙意于數百里之外皆茲亭之
所助也若夫南馳鉅鹿則主父之所困沙邱也北走恆山
則簡子之所得寶符也西挹井陘則韓信之所破趙壁也
東接冀部則光武之所以趨信都也自今觀之蓋世力盡
化爲灰塵忽焉如飛鳥之過空蓋將訪其遺跡但見孤城
斷址煙雲草樹而已方其寓世而不知其寓也沈酣于醉
夢之場而馳騫于功名之會至于茫然疲溘然盡其亦知

有不疲不盡者乎雖然物與我相與無窮而人之生有限山川如舊而四時之風月常新此吾人之所樂也既以寓吾樂且以名其亭

磁州石橋記

北趨南都南走梁宋西通秦晉之郊東馳海岱之會磁爲一要衝溢水西來距城四十里而近又五里東合于漳方夏秋霖潦砮崖而下漳水洶怒則激流而上匯于觀魚亭下者三丈有奇吞長堤滅兩涘平時有梁而輿有舟而方歲利時復波蕩水滂居者病繹騷行者難滯留我唯識覺公和尚戚之乃代木以石易脆以堅踵浚水之制而梁之

臨終以命其徒善仙俾鳩厥功仙日而不笠毳而不褐風經雨營垂四十年僅克有成凡用石若工以億計觀其締構隆崇巖嵌緻密如山斯屹如月斯毅力拔地勁勢與空闕忽兮無楹何其壯也廣容兩軌濠以十丈旁鑿二室以泄水怒下洞九泉以鎮地脈堊以白灰制以鐵榱標以華柱護以崇欄物鬼獸怪蹲伏騰擲變態百出屹若飛動噓可駭也及夕陽西下太行千里明月東出二川合流徘徊近郊則銅雀之臺西陵之樹高齊石趙之所睥睨信陵平原之所馳逐山川興廢森乎目中信乎天下之雄勝而燕南之偉觀也噫自有天地便有此川黃軒以來載祀億千

天秘神造弗虔弗涓而是橋也蓋經始于世宗龍飛遼東之初而斷手于聖上鳳集鼓山之年豈前修弗迨將俟昭代而啟人謀哉非聖人先天格靈昭太平之應大雄遺身及物弘利涉之緣其何以臻茲僕忝鄉梓逖聆頌聲敢銘金石用昭厥成銘曰

於繹工妙天造地設宵神功兮權插駢比楞平嵌闕傲穹崇兮超崖截壑躡趙跨衛互長虹兮憧憧往來天下有道津梁通兮持斧衣繡褰帷憑軾觀民風兮輿琛輦幣鳥宿衡山入會同兮眈眈鰲負水涸石泐茲無窮兮

學道齋記

余七歲知讀書十有七舉進士二十有七與吾姬伯正父同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厥後余調安塞主簿遷邯鄲唐山令是時年少氣銳急簿書稱賓客舞智以自私攘名以自尊蓋無非爲利之學使其乾沒不已將遂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矣而吾伯正父心平氣和善拊循其下養孤兄弟之子如其所生年四十餘喪其配遂不復娶若將終身焉及任監察御史危言讜議濱死而不顧是其果有大過人者泰和二年春相會于京師觀其狀義而不朋窮其心澹然而無所求察其私蓋恥一物之不得其職是豈真有道者耶他日余問道于伯正父伯正父曰余何知道但

日食二升米終歲製一緼袍日旦入局了吾職不敢欺賓客慶弔之外課子孫讀書而已余何知道在他人乃彝常日用事而伯正父行之乃有超然不可及者何哉吾儕小人于日用事外所爲營營屹屹計較于得失毀譽之間不過爲身及妻子計而已而人情之所甚好者伯正父無之酒色人所甚好也伯正父無之綺繡珠玉翫好之物伯正父無之怒氣以待人恃才以凌物伯正父無之非有道者能之乎或者不之信曰今之學者不如是且伯正父所學者何道也余笑謝曰子去矣有道人梵志者翻著鞮嘗曰乍可刺伊眼不可隱吾腳君當詣彼問之

種德堂記

傳曰十年之計樹之以木百年之計種之以德竊嘗以古驗今爲善于家而責報于幽如持印券鑰合取所寄物不在其身卽在其子孫又何待百年而已哉今夫日月之明在乎天而所明在乎地寶玉之精在乎山而光被乎草木賢人君子其德在乎身而其榮及其子孫理固然也其或司命所不識聖哲所難言若管仲之後無聞而臯陶庭堅之祀忽諸議者猶以爲專魚鹽之利而掌法理之官也善乎東坡先生之論天也曰天可必乎仁者不必壽賢者不必富天不可必乎賢者必有後天地之大以無心也何嘗

擇善人而賞之惡人而罰之譬猶一氣之所春一雨之所滋甘苦美惡蕃然並育至其華者實條者榦霜降木落萬物皆虛而松柏傑然于歲寒之後不可變者可必也噫天地一圃也萬物一果蓏也無德而富貴此天地間一巨蠹也物既蠹壞身亦隨之故有鐘鳴鼎食之家鳴玉曳組之後朝爲榮華夕爲憔悴此種木而不種德者也而閭閻修身之士牛醫馬走之子身都卿相慶流後代譬猶芝蘭茝蕙自託于深林幽谷微風時過見別于蕭艾之中而得登于君子之堂矣此種德而不種木者也今使世之人種德如種木望報如望秋少忍而待善惡之定其責報也其可

必矣然天地之氣鍾于物也不一其蓄之也至精則其發之也必盡故花之魁異木之秀傑者不常有相如子雲李白杜陵皆天地精英之氣也故能秀而不能實能繁而不能續也其遂也或闕之其涸也或接之故木之再榮水之涸泐也者亦時有之欒黶之汰而至盈方及者書之力也張湯之酷而張氏復大者安世力也至于梗楠豫章其蟠根也既深其流蔭也必大故有七登三事四世五公再世而爲司徒八葉而爲宰相者有自來矣豈不然哉皇朝以來若丞相石公以先德大其家此天下之所睹聞也其餘田侍郎懋等以直道被誣陷而子孫興者十八九此木之

再榮水之洞沱者也若趙學士可王修撰庭筠皆天地精
英之氣也至于榷楠豫章盤根既深流蔭亦大則于公見
之矣云云雖然有一于此富貴而尊榮康甯而壽考翕翕
赫赫聲勢振耀持梁刺肥頤指氣使大官要職親族滿前
視天下可欲事無一不如意此人情之所榮而天下之所
同而所性不存焉父教子忠子嚴父詔怡怡愉愉令德孝
敬其言以廣居室蓄聲妓矜富貴耀世俗爲可鄙此人情
之所難而公之所獨也所樂不存焉惟宣力皇朝著功生
民垂之竹帛傳之子孫者楊公之家傳清白畢公之世篤
忠貞此公之所以爲榮而天下之士亦有望于公也詩云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至于浚其源疏而建之茂其本封而
殖之是有待于後之人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其是之
謂乎

湧雲樓記

大安二年夏四月余來蒞平定登城樓而樂之樓枕古榆
關下建十丈旂裘以五筵廣三之二窗闔軒豁俯瞰閭閻
旁引重山複嶺之阻左挹土門右控大鹵太行倚之羣山
迤之道京師而來者歷汾晉接秦隴走雲代商旅絡繹使
驛旁午車摧馬括日不半舍使人目寒而足慄淒然有去
國之悲臯落之山首陽之泊廣陽之故道井陘之故關地

古天荒巖深樹老使人心折而骨悲黯然有懷古之思若
乃煙容雨態倏忽明晦欄檻半晴野無完塊雌霓半空雄
風千里絺絺以清郊漚汗泚秋空月明飛光皦楹爾屋穿
漏我居蓬瀛雪漲千山北風其寒我纘而溫爾縷而單觴
于斯詠于斯會賓友于斯其亦有思乎古之君子內淵靜
而外昭曠淵靜則悔吝不生昭曠則不蔽于物其于居室
也亦然窳奧之處淵如也高明之居曠然也淵靜所以存
神昭曠所以知政靜以養恬動以應物萬變之來了然吾
胸中而不惑茲曠也祇其所以爲達也歟

遂初園記

滄水西來枝分屬龍門堰入城溉園田十餘里城之西北
隅有園臨先坐往來道與故翰林學士王公子立成趣園
相鄰園之地廣修三十畝有奇竹數千竿花木稱是其北
循牆由菜園而入老屋數楹名其莊曰歸愚闔戶而入名
其堂曰閑閑堂之兩翼爲讀易思立之所少南竹柏森翳
有亭曰翠真又南花木叢茂有亭曰伫香由竹徑行數十
步牆外水聲瀾瀾然流入池中軒之名曰琴筑稍西臨眺
西山臺之名曰悠然其東叢書數千卷蓄琴一張庵曰味
真閑閑老人得而樂之老人仰看山俯聽泉坐卧對竹松
此其所以樂也老人非隱者也自量于世終無補但常謀

爲早退閑居之樂爾加我數年年登六秩一男三女婚娶
都畢乞身南歸爲園亭主人斷置家事勿相關白曰當如
我死也飲酒不至醉不茹葷血布衣一襲糲飯一盂立易
書數冊吟詠終日有客來則接之焚香宴坐與之眇天地
之終始笑夢幻之去來浮雲世事瞪目不顧當春和體輕
駕柴車往來隆慮山中至秋盡乃歸未知前路能得幾寒
暑山中幾往來復消幾兩屐耳況朝廷以半俸優我鄉里
以親舊待我予何憂哉因名其園曰遂初云

雙溪記

尚書右丞侯領東平之明年買田于黃山之下曰浪溪

道元注水經所謂狼溪者是也狼與浪同聲因以名之浪
溪東二十里而近有佛屋卽公之舊隱讀書處也溪源出
于此築堰匯水爲溪溪廣百畝上納天光下浸山根中植
亭館蒔以花竹命之曰雲溪溪東西往來有墅公致政他
年營菟裘之地也客過而問焉曰所貴乎士大夫者謂其
得時行道立功名于天下也其在朝廷則達大政立大議
致明主于唐虞之上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其在外則旂旄
導前弓矢擁後籌略動鬼神威名震山岳親族賴其庇蔭
搢紳仰其風采天下賴之爲安危朝廷繫之爲輕重此誠
士大夫得志之秋也今明公雄才偉望天瑞聖世向者中

東坡先生集卷十三
十一
土雲擾天馬南飲提孤軍邀歸騎山東之民釋俘而歸者
數千萬眾河朔之民恨不頂而戴之而明公不以為德蒙
聖天子非常之知引置左右力求補外誓清中原而明公
不以為勞擢兼將相而士論不以為過衣繡還鄉而士論
不以為嫌方將掃大懟佐中原還大駕于舊都挈生靈于
壽域雖安石有東山之志晉公懷綠野之游恐未可以遂
其請也無乃太早計乎公曰不然功濟生人者雖萬鍾不
為泰食浮于人者雖僭石為有餘今吾魯國一男子耳明
天子不以其不肖擢貳政機大懼無以塞責以速官謗今
天子建中興之功有司各效智力譬猶龍興則雲從而不

肖者自守一溪一溪聖上一旦哀其不肖賜得歸田里太
夫人在堂方當嚴膝下之養歲時伏臘撫桑梓奉甘旨施
于有政是亦不肖者之為政也且君不見此泉乎導之斯
為川瀦之斯為淵外之斯為雲泄之斯為雨及其澤浹雲
歸功成如遺是以漠然無累而為往來之氣而此溪之功
不與焉昔柳子厚悔其妄進以愚名溪今予自託于雲而
以名其溪不亦可乎客退而歌曰有浪者溪其水舒舒君
子樂只黃石授書有雲者溪其水淵淵赤松是游君子息
焉泉出于山雲上於天我公出矣功滿人間雲出于溪返
其舊山我公歸矣復還自然是以前繡衣兮無以我公歸

開明老人滄水文集卷十三
十一
兮福祿其永綏兮

寶墨堂記

法書不必嗜不必不嗜嗜書近乎僻不嗜近乎隘人不能無所嗜甯僻無隘今夫文于天日有圓月有缺東龍西虎南箕北斗雷霆風雨霹靂霜雪砒轟震耀縱橫森列文于地山錯峙爲掌爲萃水相薄爲大淵爲洞乍起而伏欲斷而連崖崩而石泐木腐而蟲蝕似注者似曰者似口者似鼻者文于人肥瘠長短騎跌戰鬪山有夔水有罔象恢詭譎怪千態萬狀一接吾前皆吾書之全也又何待歷秦原經洛汭求之于蒼煙寂寞之濱得之于敗楮蠹簡之末然

後爲快哉雖然山石土木之形風雲月露之狀凡可喜可愕者一旦移之于估畢之間與夫商盤周鼓秦銘漢刻橫陳于前及夫崔蔡鍾王歐虞褚陸九原喚起抵掌談笑明窗棐几如見其人此亦閑中之一樂也夫公平生無所嗜好獨于法書名刻寶之不啻珠玉千金購求必得而後已自公壯時馳驛往來于燕秦齊晉之間聞有石刻雖深山曠野必命賚藤楮作墨本以歸以是裒金石遺文僅千餘卷兵火散亡幾三之二猶捃拾而不已也暇日築堂于私第榜之曰寶墨竊惟古者有功德則銘之公方以經綸器業光依日月異日元勳茂德光于竹帛銘于鐘鼎僕雖老

矣尙能爲公一書再書而屢書之也

希夷先生祠堂記

貞祐四年冬北兵至潼關華陰當其衝雲臺觀鞠爲灰燼
希夷先生遺像不存正大三年道士某始克棟而宇之會
予以使事道華且謂先生之道之行載于史雜見于傳記
道士之說昭昭也獨易道出于天至周河圖洛書藏在王
府秦漢而下失其傳者千有餘年而先生得先天之學以
象授種微君以數授李挺之挺之傳邵康節康節著以爲
皇極書周濂溪又以爲太極圖而易道復興顧嘗以謂書
可亡也道不可亡也然道待書傳書待人傳微先生吾誰

與歸銘曰

天地有終易道無窮後千百世書可亡耶仰先生之風後
千百世書未亡耶維先生之功猗

葉縣學記

太虛寥廓一氣渾淪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噫以雷風竅以
山川動靜合散消息盈虛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一則神二
則化所謂一太極也極中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能
生之不能成之父母能育之不能教之有聖人者出範以
中正仁義中天地而立其功與天地並人極立焉自堯舜
禹相授受以精一大中之道歷六七聖人至孔子而大備

其精則道德性命之說其粗則禮樂刑政經綸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贊天地之化育其
教人始于戒慎恐懼于不見不聞之間其極至于配天地
高明博厚其學始于致知格物正心誠意至于治國平天
下下至道術陰陽名法兵農一本于儒裁其偏而救其失
要其歸而會之中本末具備精粗一致無太高難行之論
無荒虛怪誕之說聖人得其全賢者得其偏百姓日用而
不知天地以此位日月以此明江河以此流萬物以此育
故稱夫子與太極合德豈不然耶禮春秋釋菜于先聖先
師自京師至郡邑皆得以時祠孔子而葉劇邑也歷前政

數十竟不能廟而像之茲非闕歟劉君從益由監察御史
出宰是邑游刃之餘乃先從事于學又率鄉民之秀者日
省而月試之可謂知所務矣凡為殿三楹堂三筵左右廊
廡十有四前三其門旁四其齋下至庫厨咸備而法一本
之巍如去之士興于學民服其化嗚呼休哉嘗謂人皆有有望
良知良能第未有以啟之耳顧有以葉公好龍之說告之
者乎凡士以種學績文為進取之計而不知治心養性之
術入官者以謹簿書急功利而不知愛民行道之實皆好
假龍者也若亦知夫真龍乎凡天之所以付授我者與聖
賢同而未免為鄉人者利欲蔽之耳人欲日銷天理日明

而吾之心乃天地之心也仁遠乎哉勉之而已昔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告之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聖人尙爾況吾儕乎

商水縣學記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舜孫卿子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楊子曰晞顏者亦顏之徒舜禹聖人也顏子大賢也而三子者以爲眾人可幾不已夸乎夫責馬必曰一日千里則不可苟十駕不輟斯亦千里而已矣責人必曰聞一知十則不可苟服膺不輟斯亦爲顏子而已矣雖然顏子何寡也譬之水之性本清泥汨之則渾少焉澄之其清自若也火之

性本明煙鬱之則昏迨其煙息則其明自若也人之性無不善其所以陷溺其心者利欲蔽之耳使吾一旦加澄治之功如水斯清如火斯明不爲難矣然則如之何學以精之使自明之力以行之使自誠之其去古人也不遠矣今之學者則亦異于古之所謂學者矣爲士者鉤章棘句駢四儷六以聖道爲甚高而不肯學做精神于蹇淺之習其功反有倍于道學而無用入官者急功利趨期會以聖道爲背時而不足學其勞反有病于夏畦而未免爲俗儒盡棄其前日之學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至于甚者苟勢利于奔競之途馳嗜欲于紛華之境間有恃才傲物以招譏評

刺口論事以取中傷高談雄辨率嘗屈其坐人以佞爲才而致憎浮薄嘲謔反希市人以狂爲達而賈怨豈先聖所以教人老師宿儒所以望于後生也哉非特學者之罪上之人未有以導之也國家承平百年文物日富大駕南巡命內外官舉可任縣令者又以六條定其殿最于是出宰是邑乃廣宣聖之廟而新之殿其中央以安聖容旁列兩廡以安賢像堂其後俾師講而生習之齋其左右俾時習而日省之會魏侯邦彥以事過其邑請以爲記竊以商水故激水在漢爲淮陽郡名士出焉地靈物秀何患無人昔文翁化蜀而蜀郡多名士常袞南遷而福建多諸生況中州

禮義之邦輔以賢令明教之力將見人才輩出曾行閱趨豈獨漢唐之舊哉

裕州學記

裕州故方城在漢歷淮陽或隸潁昌汝陰齊桓公楚屈完憑軾之地裴晉公李愬經略之郊也俗剽悍而武輕徙不地著其土風之然乎大駕南巡以其鄰于唐鄧也視爲重地易邑爲郡置刺史正大二年以內族公某爲之公明濟豁仁而勇義一之曰庶而安之二之曰富而教之政成思有以大慰服其心惕然深維曰孔子聖人之大也自黃帝唐舜三代聖王皆不得常祀獨孔子以德自京師達于荒

郡邑皆得以春秋奉祀事固自有次第哉禮有以舉之莫可廢也禮天子祭天地百神諸侯祀其境內山川否則有禁世遠道喪淨佛之祀遍天下而孔子之祀雖以時舉吏惰不虔備故事而已非所以安聖靈致崇極之意也自唐以來以十哲配七十二賢于兩廡又圖二十四大儒于壁其後以孟子孫卿子楊子文中子韓子五賢祀于別室既列孟子曾子于堂而子思傳中庸之道獨不得以配四賢乎若張平子之博識諸葛孔明之忠烈陳仲弓之德化皆吾近郡先賢之章著者也其可忽諸于是大厰宣聖廟而重新之禮殿講堂碩大且崇前三其門旁二其廡爲夾室

者二繪五賢于左繪先賢于右列齋者四以爲士子絃誦之室會元帥完顏公以詩書之帥當熊虎之任折衝尊俎諏經講道學之成也與有力焉廟成其從事太原王渥鳩眾而言曰侯之沐是邦也不旣休乎侯之祀是廟也不旣備乎喑無詩歌以嘿侯之德是不接邦人于道也使來請辭於余余爲之辭曰

有方者城宛葉之間蠢彼荆蠻嗾凶嘯頑帝命選侯易邑而州其撫爾民往分爾憂膺膺原隰屹屹方城我侯戾止有民無兵方城言言原隰昫昫我侯戾止作新斯民乃作新廟新廟奕奕載色載笑匪督伊力有歸其宮楹其桷兮

有煥其容丹且艱兮望之巍如入之肅如有來士子深衣
襜如湯湯汝水乃洙乃泗曾是一方化為闕里汝水湯湯
洙水之鄉曾是蠹賊化為柔良侯在在堂左書右詩化洽
于體仁漸于肌此邦之休惟公起之母彼敦遺尙或似之

閑閑老人溢水文集卷十三終

閑閑老人溢水文集卷十四

金滄陽趙秉文著

論自古帝王受命以創昌其世金滄陽趙秉文著
百論水可隨小隨立突然不流于淵曰智以大臨不五效
總論凡之季謀者曰世所階者曰義進者曰守官

盡天下之道曰仁而已矣仁不足繼之以義世治之汙隆
系乎義之小大而其世數之久近則系乎其仁所積之有
厚薄紀綱刑政皆由義出者也天下有道則大綱小紀一
出于正其次大綱正而小紀不正不害其為治大綱不正
小紀雖正不救其謂亂所謂大綱風俗也人才也兵食也
質勝華則治之原也華勝質則亂之端也國家之興未有

不先實而趨于華華之極則爲奢爲僭爲奸爲僞則日趨于亂矣天下不可無正人亦不能無邪人在人君所處之正勝邪則治之端也邪勝正則亂之端也邪勝極則爲請託公行爲讒妒並興則日趨于亂矣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兵備亦不可一日而乏財用用之有道治之原也用之非道亂之端也二者之敝爲黷武爲聚斂則日趨于亂矣天寶之末宣政之季病者有坊孤獨者有養教養有官官祠有秩亦可謂小制立矣然不免于亂亡者以大綱不正故也自古帝王或寢以隆昌或僨而復昌或斷而復續皆積之效也唐虞三代漢唐難以徧舉秦征伐六國六國未亡

而秦先亡文景弒逆晉一傳而亡前人所謂秦如馬後牛呂氏非復嬴者是梁武好佛而亡而餘孽復振至唐八葉宰相與之終始尤以慈儉也是故施之于智力可及之地者人也施之于智力不可及之地者天也仁者天之道也義者人之事也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孟子曰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余獨曰不仁而得天下者亦有之矣不仁而世數長久者未之聞也或曰子之言世俗之言也曰固也然古之人不求苟異其于仁義申重而已六經載唐虞三代之道遭秦煨燼其書不完漢魏以來學者講之詳矣苟爲喋喋吾恐失之鑿也兩漢以來備有史記

可覆而考也文帝有容天下之量宣帝有君人之術然而不及三代者武帝之過也蜀先主有公天下之心唐文明二帝有追治古之風然皆有失足以爲龜鑑矣或謂前輩之論英雄曰曹操劉裕符堅其取天下或得或失子曾無一言及之何耶曰所貴乎中天地而應帝王者謂其爲生靈之主也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不顧逆順是生人之讎也予尙忍言之哉卒論于左傳之于家云

西漢論

漢高帝起布衣取天下當時比之逐鹿幸而得之然初入

關中秋毫無犯約法三章此與發粟散財何異天下既定規模卓然已有四百年之氣象孝惠享國日淺呂氏盜執國柄勛親環視莫敢誰何譬猶強族大姓乘兼并之力夫亡子幼主婦驚忍雖有豪奴悍婢猶且惕息伺一旦之隙餘威猶在耳孝文慈儉出于天性是時漢興二十餘年賈生遂欲改制度削諸侯繫外夷賴誼之策不行遂以無事使帝無賈生不失守成之賢主而帝盡行生之言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大抵文帝德量過于賈生所不及者才具耳雖然以誼之才輔之可也疎之亦可也使誼加以數年不死亦自悔其前日之論則伊管之儔也及至孝景用晁錯

之計七國遂反于斯之時有叛國無叛民後來至于武帝
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修郊祀改正朔作詩樂正音律駸駸
乎三代之風使武帝遂相仲舒則三代矣或曰元朔之政
多以仲舒發之然此皆三代之文仲舒之言曰人君正心
以正朝廷又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凡此皆仲尼之心三代之實也使帝知正義明道之術
亦自無末年之禍而帝甘心四夷奢侈無度亦豈能果用
董仲舒哉奈何乘文景之蓄積窮兵黷武征伐不休至于
末年戶口減半幾至亡國所不亡者幸也或曰武帝開西
域以斷匈奴右臂刷高帝平城之恥洗高后媢書之辱矯

文帝姑息之敝算計見效不亦丕乎曰前不云乎不謀其
利利之大者也不計其功功之大者也以帝之雄才大畧
一遵文帝之慈儉又豈止延祚四百年而已哉是故帝王
之過莫大乎好殺老子曰其事好還楚靈王曰予殺人子
多矣能無及乎卒有戾園之禍賴高文恩德在人心付託
得人擁昭立宣遂以復安曰然則衛霍之將也非乎曰亦
非也武帝非實知衛霍之才特以私衛后之親耳以李廣
利征貳師準之可見自古帝王變亂舊章果于自用者自
武帝始其與始皇相去無幾亡不亡之間耳及至孝宣知
民事之艱難勵精爲治有君人之術然考其所謂以嚴致

開闢老人海文集卷十四 四
太平者殆不可見夫信賞必罰五帝三王不易之道但論其當與否耳必以誅趙廣漢韓延壽等爲嚴刑峻罰破奸宄之膽此自帝之過舉亦非伯者之政矣惜哉亡是可也至其用趙充國破先零論議諄復于屯田之計優優乎帝王之畧矣元成而下無譏焉劉向楊雄皆經國之大儒吾知其不能用也

東漢論

善治病者必知脈之虛實病之大小治之逆從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寒熱通塞因時有時故疾未除更生他疾參伍其宜徐以制之夫然後病可爲也東漢自明章以後其君

不足以有爲政出外戚孝和與鄭眾誅竇憲宦官用事自此始此蓋如人受病之始雖飲食如故病流于腠理而四肢未覺也迨至孝安納王聖樊豐之譖誅楊震如人漸不甘魚肉之味而嗜土炭疾猶可爲也明年誅聖等是其效矣其後梁冀擅廢立唐衢左瑄等用事此亦平勃交驩之時也李杜二公少忍須臾帝必將憤冀冀乃可圖已而單匡等果誅冀五侯復恣橫將有繼是而希進者此通因通用塞因塞用之理也終之陳竇繼誅黨禍起矣以病甚而不從之過也是後羣公欲盡誅內宦內宦既除而漢亦亡譬猶故病未除益以他疾其證已危當以飲食醫藥漸以

制治之一用驟藥則大命去矣故毒藥十去六七者良為此也豈謂西漢大臣寬博有謀可定大事然不及東漢士大夫之節故平勃霍光終成其敝也養交安祿而王莽以穿窬之智坐攘神器東漢士大夫忠義有守足鎮頽俗然不及西漢大臣之謀故李杜諸公以虛名相高而奸雄不敢覬覦其敝也矯激太甚而身死國亡要之圖固天下者豈淺淺丈夫之所為哉在易之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說者曰甲為春仁也庚為秋義也蠱者物壞而有事之時治蠱之時不可以亟也于卦一陽生為復二為臨三為泰四為大壯五為夬夬決也以五陽而決一陰猶戒之

曰健而說決而和柔乘五剛也然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或曰然則仲尼墮三桓城也非耶曰史失其傳多矣家語雜出于後世王肅之學似非聖人之謀也聖人之謀不如是之亟也哀公問社于宰我說者以為有行誅之意魯自宣公失政國在三桓久矣仲尼止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誰謂仲尼為政朞月而遽肯墮三都乎易曰順而止之觀象也或曰然則李杜當梁冀廢立之際將為胡廣趙戒乎曰李杜正色立朝若經孔子當在三仁之列吾猶恨其正而寡謀也廣戒順而不正李杜正而不順順而正之其平勃乎陳竇諸賢猶裸袒而鬪虎兕之齒也至

則靡耳何功之有易曰見惡人無咎子見南子佛肸公山弗擾召子欲往聖人不絕惡人之辭陳實所以送張讓之葬也然惟有實之心則可不然豈有見黃門而稱貞哉

魏晉正名論

甚哉桓靈之不君也其所以爲鉤黨者天下之善人舉在焉善人國之紀也其可殺之乎善人誅鋤奸雄覬覦又況鬼偷狐媚如操者哉自後輕侮肆言如孔文舉者殺之勸讓九錫如荀文若者殺之豪傑旣盡國亦隨之其餘誑怯諂附之徒齎社稷以與人而不羞也是時中原人物推陳長文爲第一然其爲魏室佐命之臣則漢室之所謂賊也

搯王父之吭而奪之食資父以爲孝凶逆不爲誰謂長文而忍爲之乎善乎歐陽子之言曰魏晉而下佐命之臣皆可貶絕謂其二心于本朝也遷固而下作史者何其蕩而無法也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惡之也陳壽旣以與陳羣之徒晉史遂以賈充弒君之賊列于晉傳之首何以史爲哉若以春秋之法繩之陳羣賈充之徒當附于漢魏賊臣傳且書曰漢羣臣以帝禪于魏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庶幾亂臣賊子知所懼矣以荀彧爲魏傳首何則天下大亂羣雄競起撥亂之材非操而誰漢祿旣盡俟天下悅然後歸已上則爲周文王下不失爲漢高孰與攘九錫以篡終

哉此或之志也以羊祜杜預爲晉傳首至于王祥雖名孝友身爲三公無補國亡當附于王導傳首其餘機雲之徒當列于文藝傳嵇阮之徒當列于玄虛傳王衍當國不營世務職爲亂階當附于姦臣傳王凌毋邱儉諸葛誕等雖名忠于本朝然興兵犯順以誅君側之惡其漸不可啟也當書曰魏諸葛誕王凌毋邱儉以廣陵叛猶冀其有存魏之心故書曰魏若司馬師則無復魏矣阮籍登廣武而歎蓋有意乎正當世之亂也然爲師等作九錫表名魏而實晉矣當書曰晉阮籍登廣武而歎春秋之法諸侯卽位未踰年稱子踰年則稱公廢弒二帝皆卽位踰年而史稱邵

陵厲公高貴鄉公此何理也正使賊臣不加尊猶當以廢帝及正元正始之號加之至于景元皇帝爲司馬炎篡奪託名禪讓加之諡號炎之篡魏之讐也使帝有靈其受仇讐之僞諡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名豈正而言豈順乎當書曰司馬師廢正始皇帝昭弒正元皇帝炎篡景元皇帝是後宋奪之晉齊奪之宋梁奪之齊皆託禪讓爲名雖由天道好還亦其風俗有自來然則名節之士可不重歟可不重歟

蜀漢正名論

仲尼編詩列王黍離于國風爲其王室卑弱下自同于列

國也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西蜀僻陋之國先主武侯有公天下之心宜稱曰漢漢者公天下之言也自餘則否書漢中王立爲帝者何著自立也昭烈帝室之胄輔以諸葛公王者之佐乘中原無主遂卽尊位以係遠近之望宜矣然而猶有所憾云者方蜀中傳言漢帝遇害縞素以令三軍曰曹操逼主篡位吾奉密詔討賊義不與曹操共戴天是時關張熊虎之將猶在指揮中原以定大計漢主若在吾事之不濟退以漢中王終身北面若云危難之際非英主不濟捨我其誰哉上則爲三王之舉下不失爲漢光武孰與曹丕孫權同以僭稱哉

書蜀攻吳戰于夷陵蜀師敗績吳蜀唇齒之國也人皆知蜀之攻吳之非不知吳謀羽之亦非也使吳蜀相持而劉晷之計得行吳其殆哉勝敗不足論也先主于關羽情義久要義當復讎不慮其敗然聞諸葛瑾之言關羽之親何如先帝俱應讎疾誰當先後忿恨之心亦可已矣而不能已余然後知克己之爲難也書漢主命丞相亮輔太子禪者何古之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三代而上正心誠意以之治天下國家無餘事矣觀先主所以付託孔明之意三代而下公天下之心者至此復見伊湯之德不足道焉或曰誠固天德其如人僞何曹氏父子所以付託司馬懿

者亦已至矣而卒以篡奪果在推誠哉曰曹氏欺孤問鼎何嘗一事而出于誠使有孔明不爲用也至于託孤曰爾無負我庸愚皆知笑之豈與先主武侯同哉夫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往以義者來以義往以利者來以利義利之判久矣曰然則先主借荊州逐劉璋果皆出于誠乎曰使先主一出于扶漢此亦兼弱侮亡之道唯其不忍須臾以卽尊位使人不能無憾噫安得王者之佐與之共言至公哉書漢丞相亮討孟獲七擒縱者何昔舜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學者或疑焉此古帝王正義明道之事固非淺淺者所能議也有苗雖爲逆命又非冥頑無知者其意曰以位則彼君也我臣也以力則彼以天下我一方也而且退讓修德其待我也亦至矣且孔明所以不殺孟獲者服其心也孔明而一天下其待孟獲也又必有道矣惜乎出師中道而歿不得見帝者之佐之行事故功業止此齷齪也美乎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僕固不足以知禮樂之本若安上治民易風移俗之實孔明任之有餘矣不然周旋鏗鏘之末區區叔孫通大樂令夔之事何待于亮哉

唐論

唐興值五代干戈之後生民憔悴思樂息肩幸而貞觀之

治同符三代然猶好大喜功遼東之役未已而武氏已讖
在宮中矣唐之子孫殺戮殆盡雖致治之美有以開三百
年之業然猶不能贖樂殺人之禍也中睿庸庸開元致治
同符貞觀至天寶之亂唐興百五十載物極則衰理勢然
也然開元之末一日殺三庶人則天理滅矣罷張九齡相
牛李則猴冠廟堂矣內則妖姬蠱惑外則國忠嘯凶則狐
穴城社矣向不任蕃將討奚契丹屠石堡城誅南詔使生
靈之血塗于邊草雖有末年之禍不如是之酷也以至骨
肉流夷哀王孫之詩是也妃嬪戮辱哀江頭之詩是也以
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向無李郭之將社稷墟矣孟子曰民

爲貴社稷次之而使生靈塗炭社稷阽危託于人上安之
乎在昔殷周之賢王超然如山林學道之士視聲色富貴
不足以概其心故能長保其富貴尊安六七百歲而不絕
後世之君貪一餉之樂遺百年之患以彼視此誰得誰失
然猶覆轍相尋豈不哀哉或者以爲禍始于妃后成于宦
豎終于藩鎮向使明皇無侈大之心則妃匹宦豎之禍不
作祿山一牧羯奴耳藩鎮之禍何由而興終之姑息之政
行禍難繁興雖元和平蜀蔡會昌定晉潞終不能得山東
尺寸之地而使務勝不休則爲黷武矣譬之中年之後一
盛一衰亦其理也加之肅代有一顏真卿而不能用德朝

有一陸贄而不能宣朝有一李德裕而不能自是以還唐衰矣或曰前人王令會鞏論過唐曰不法三代子何論之卑也曰此書生好大之言也貞觀開元以仁義治天下亦三代之遺意也子以不封建不足以爲三代乎藩鎮之召亂不得已也況得已而封建乎子以不井田不足以爲三代乎宇文融括隱田而天下怨況奪富以資貧乎曰非此之謂也謂禮樂法度闕如也曰禮樂法度亦各隨時之制子以爲必如周公之制而後可是後世無復三代矣房杜姚宋不能知制作之本而謂王令會鞏必能知之乎是又一王安石也曰然則先王之制治其終不可見乎曰

仁義刑政治天下畧法唐虞二代參以後王之制其可矣如其禮樂以俟明哲

知人論

天下之患莫大于有間小人者因其間之可入投蠟抵罅無所不至其始也僥倖于一切之利而不圖後患而其末也至于國家覆敗而不可支持未嘗不本乎小人之爲患也甚矣小人之爲患難知知而難去也其所謂小人者又非其貪如盜跖賊如商臣讒如惡來汰如欒黶之爲難也譬如猛虎獬犬人得執而殺之矣其要在于小慧似智矯諫似忠趨趨盤辟以爲敬內厚情深以爲重見小利而不

圖大患邀近效而不知遠慮主有所向則逢其惡而先之
主有所惡則射其怒而遷之其詐足以固人主之寵其信
足以結人主之知漢張禹胡廣晉孫勗唐盧李之徒是已
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
之也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夫患得患失之徒苟
生利之爲見以爲事固當然無足慮者豈知禍敗一至此
哉譬之少年酣聲色以蠱其心至其暮齒八邪攻其外百
疾待于前則不免餌金石之過以駐須臾之期則疽癰且
日相繼也人皆知金石之過而不知聲色之蠱其先也故
賊莽之篡內宦之專八王之亂安史之禍金石之潰也數

子之甘言酒色之咎也人之適意常在耳目之前而遺患
常在于數十年之後求其免于後患也難矣哉然以何者
知小人而君子曰難言也雖然試言其畧小人不知大體
而寡小過苟得苟合易進而難退君子知大體而不免小
過不苟得不苟合難進而易退人主者赦君子之小過而
不愆于小人之寡過以責其遠者大者其亦庶乎其可也

遷都論

東坡有言周室之壞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僕則以爲不
然使平王不遷亦不能朝諸侯而撫四夷也幾何其不胥
而爲夷也事有緩急勢有強弱魏武之遷許昌固不如圖

羽之易也東晉之竄蠻越又不如守建康之舊也不幸夷狄亂華外侮內訌師老而緩急難支財殫而餽運不繼何恃而不遷哉大抵有天下者安必慮危治必防亂所以長安且治後世安諱危治諱亂所以愈危且亂也昔者周都豐鎬而周公定鼎于洛邑蓋有深意存焉其後或設東西都或置陪京雖以備巡幸且亦所以防不虞之患也使天下于治安之時未嘗有意外之慮不幸一旦當遷其如危弱何曰固也不遷愈危且弱矣雖然救之之術有形有勢有本明皇幸蜀晉遷金陵恃江山險阻形也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恃諸侯強大勢也向使無江山險阻與諸侯之勢

則亦固其本矣上京中都國家之根本也議者或遷河南或遷陝西不過恃潼關大河之險耳而夏人偵吾西宋人偵吾南萬一蜂蠆有毒窺吾閒隙則關河之險爲不足恃況大河爲限則舉根本之地似爲棄之可乎故愚以爲莫若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又利建侯海道可以通遼東兵運直接上京開黃河故道由滄景而入海則是河南山東爲一大河險阻共之也有關河之形固上京中都之本而輔之以建侯之勢一舉而三者得其與遷河南陝西不侔矣

侯守論

或問建侯置守孰爲得曰皆是也抑皆非也何以言之曰
三代封建則守在西夷而其敝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秦罷
侯置守則制在一人而其衰也有天下土崩之勢此天下
之所覩聞也或者懲尾大之咎謂郡縣不必稽于古鑒土
崩之失謂封建可復行于今二者皆一偏之弊未知所以
救之之術也且法不能無弊弊不能無變三代之法弊而
郡縣之郡縣之法弊而不思所以復之之術爲得乎夫立
國必有一家之制度制度必有所法裂郡縣隳名城銷鋒
鏑非秦之法耶秦之法弊而不以三代之法救之亦不爲
善變矣夫平居致養拔一毛以事無用壯夫不爲也及虬

蛇之螫斷一臂以去患怯夫猶爲之何則所損者小而所
利者大也方天下已定上有一尊下無異望當此之時復
欲幅裂山河而瓜分之建侯樹屏使諸侯世擅其地私有
其民調其兵車入其財賦使更爲肘腋互爲唇齒生靈之
患何時而息耶此拔一毛以事無用也故其勢不得不郡
縣及太平日久內弛外訖夷狄肆侮社稷隲危人主有孤
立之勢海內有勤王之師此斷一臂以去所患也故其勢
不得不封建昔者謂天寶之亂房琯請割州郡以封諸子
孫山聞之曰天下非吾有也旣而太子沮之其議遂寢自
後藩鎮跋扈或治或亂然且垂百五十年亦藩鎮相維之

力也不得已而封建其利有三諸侯世擅其地則各愛其民愛其民則軍不分脩其城郭備其器械則人自爲戰人自爲戰則我眾彼寡狄不能交侵一也夷狄無外侮則天下終爲我有二也雖有強獷之徒大小相維足以長世三也或曰七國之難八王之禍皆封建爲之也子尙忍言之乎曰吾之所言非謂郡縣不及封建也爲救敝不得已而言之也且郡縣之制可以大治亦可大亂封建之制不可大治亦卒不至大亂人主權其輕重可也況罷侯置守非大亂之後不可卒變封建子弟非罷侯置守之難也何憚而不爲哉

直論

傳曰正直爲德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則直之爲德且祥也明矣何以明之人心莫不好直而惡曲其反是者有物蔽焉爾貪者怵于利而怯者避其禍嘗試與之論人物評曲直應非而是者必其親且厚也不然其權勢足畏也應是非者必其疎且怨也不然其勢位足卑也自餘議論無不公者非與同其利也弗與同其害也則勇者必見于言懦者必見于色應非而是應是非者否焉爾然則直之爲德且祥也亦明矣然多有以直賈禍者古之人守道以爲直後世徼利以近禍也吾

非其父兄也非其師友也吾直焉此被髮纓冠而救鄉鄰之鬪也親則父兄也義則師友也吾不直焉此端坐而視同舍之焚溺也其可乎是故言有當于分行有合于理者吾直焉非直也吾守道也言有犯于分行有乖于理吾直焉非直也微名也故道之所在直之所在也守其道而名從之名之所在利之所在也志于利而害亦從之直之名一而其別有四有直而陷于曲者有曲以全其直者有直而過于直者有直以遂其直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直而陷于曲者也魯昭公娶于吳孔子以爲知禮此曲以全其直者也國武子以盡言見殺洩治以諫死此直而過于

直者也齊魯之會孔子歷階而進齊梁之見孟子不肯枉尺而直尋此直以遂其直者也可以辨是非而知所擇矣或曰君子不遂焉其可乎曰未也食其食任其責君子殺身直焉可也吾非眾之首眾非吾必從君子完其力而已所貴君子者動靜語嘿不離其道者也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十四終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十五

出言辯言

金滄陽趙秉文著

竹溪先生文集引
文以意為主辭以達意而已古之文不尚虛飾因事遣辭
形吾心之所欲言者間有心之所不能言者而能形之于
文斯亦文之至乎譬之水不動則平及其石激淵澗紛然
而龍翔宛然而鳳威千變萬化不可殫窮此天下之至文
也亡宋百餘年間唯歐陽公之文不為尖新艱險之語而
有從容閒雅之態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使人讀

之者亶亶不厭蓋非務奇之爲尙而其勢不得不然之爲尙也故翰林學士承旨党公天資旣高輔以博學文章沖粹如其爲人當明昌間以高文大冊主盟一世自公之未第時已以文名天下然公自謂入館閣後接諸公遊始知爲文法以歐陽公之文得其正信乎公之文有似乎歐陽公之文也晚年五言古體興寄高妙有陶謝之風此又非可與誇多鬪靡者道也近歲寇攘喪亡幾盡姑哀次遺文僅成十卷藏之翰苑云

法言微旨引

揚子聖人之徒與其法言太玄漢二百年之書也漢興賈

誼明申韓司馬遷好黃老董仲舒溺災異劉向鑄黃金獨揚子得其正傳非諸子流也予旣整緝太玄舊聞法言有宋衷注亡之今世傳四注郭李二注十釋一二宋吳三注頗有抵牾其十二注中數家大抵祖臨川王氏無甚發明又多詆牾而不中其失獨温公集解編採諸本微辨四家之得失斷以己意十得七八矣其終篇詳辨揚子得聖人之行藏爲得其正實百世之通論也故今斷以集解爲定然法言之作雖擬語論不同門人問答先後無次乃揚子自著之書也不應辭意不相連屬其命名自序思過半矣或先義而後問或後答以終義或離章以發微或終篇以

明數旁鈞遠引微顯闡晦川屬脈貫會歸正道今所謂分章微旨者非敢有異于先儒也但使一篇之義自相連屬穿鑿之罪余何敢逃萬一有得微旨于言辭之表者或有助于法機云

道學發源引

天地間有大順至和之氣自然之理根于心成于性雖聖人教人不能與之以其所無有疾苦必呼父母此愛之見于性者也有悖逆愧生于心此敬之見于性者也然愚者知愛而不知敬賢者知之不能擴而充之以及天下非孝之盡也故愛親者仁之源敬親者義之源文斯二者禮之

源無所不體之謂誠無所不盡之謂忠貫之之謂一會之之謂中及其至也蟠天地溥萬物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其源皆發于此此吾先聖所以垂教萬世吾先師子曾子之所傳百世之後門弟子張氏名九成者所解九成之解足以啟發人之善心由之足以見聖人之蘊今同省諸生傅起等將以講明九成之解傳一而千傳千而億聖人之蘊庶幾其有傳乎某聞之喜而不寐抑聞之致知力行猶車之二輪鳥之二翼闕一不可學者苟曰吾求所謂知而已而于力行則闕焉非所望于士君子也間有窮深極遠爲異學高論者曰此家人語爾非惟不足以知聖人之道是

開闢老川澄水文集卷十五 三
猶詫九層之臺未覆一簣欺人與自欺也其可乎愚謂雖
圓頂黃冠村夫野婦猶宜家置一書渠獨非人子乎至于
載之東西銘子輩之聖傳論譬之戶有南北東西由之皆
可以至于堂奧總而論之名曰道學發源其諸異乎同源
而異流者與

太玄箋贊引

太玄何爲者也將以發明大易而羽翼之者也易有八物
而五行萬事在其中玄則列之以三才本之以五行表之
以陰陽推之以律厯而天下萬事之理具要其歸爲仁義
而作也卦用八著用七玄則首用九著用六五彰之也易

有道數象義說易者言道義則遺象數言象數則遺道義
玄實兼之其于聖經不爲無助昔人譏屋下架屋不猶愈
于章句一偏之學乎後之言數術者孰與張平子以平子
不敢輕講太玄而後儒非之恐幾率易顧僕何足以知太
玄姑以范注之小誤以證本經之不誤范注以九首次九
陽家陽畫至十首羨之初一又爲陽家陽畫則畫多于夜
禍福殺亂故其說時有不通王氏已辨之矣揲法一扞之
後而數其餘王氏依之注本作兩扞非經誤也經云旦筮
用經夕筮用緯舊注以旦用一五七夕用三四八日中夜
中用二六九蘇氏考之以爲中夕筮吉凶雜至旦筮非大

吉則大凶是吉凶雜終不可得而遇也楊子大賢擬聖而作不應筮法尙悞此殆歲久而失其傳也及考玄數五為中央注土行所在經緯雜用且筮有三表一二三一表也四五六一表也七八九一表也表取其一以為占且筮用一與七皆取其初遇至于四為緯五為經經緯無已則用六矣一六七吉凶雜與日中夜中夕筮同況粹首一六七皆吉而陰首一六七皆凶亦有時而純吉純凶矣恐且筮當用一六七夕筮用三四八日中夜中用二五九二為經九為緯五雜用之也筮有四星時數辭注星若干一度也時謂日中夕也數為首數之奇偶辭若九贊之辭也時若

且筮遇陽家其數自奇辭自多吉是時數辭皆同何以別之竊意星若二十八宿是也又有四方之宿各分配日用五星數有支干之數律厯之數玄算之數與策數雜用之此揚子所以知漢二百載而中天平子所以知漢四百載玄其興乎之驗也其然豈其然乎玄有文告等十一篇道義象數之學宋陸二注及王氏辨之詳矣茲不復云獨首贊與晝夜不合及首贊之辭與首之名義亦如六十四卦與卦義當相合如同人睽六爻皆言同人睽之類是也而注間有不悟輒以他義釋之恐有未安理當釐正使贊與首名義相合庶幾粗明玄經之萬一僕亦未能審于是非

姑錄以備遺忘以爲學立之階耳俟得前人之注改而正諸

中說類解引

文中子聖人之徒與孔孟而後得其正傳非諸子流也自唐皮氏司空氏始知尊尙宋司馬公爲之傳其書大行大抵唐賢雖見道未至而有忠厚之氣至于宋儒多出新意務抵斥忠厚之氣衰焉學聖人之門豈以勝劣爲心哉中說舊有阮氏注所得多矣某今但纂爲三類一明續經有爲而作二明問答與聖道不異三明文中子行事使學者知聖賢履踐之實庶幾有助于萬一云

貞觀政要申鑒引

書云與治同道罔不興孫卿子曰欲知上世審周道法後王是也近世帝王之明者莫如唐文皇天縱聖德文謨武畧高出近古而又得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馬周虞世南褚遂良劉洎爲之輔佐朝夕論思日月獻納無非以畏天愛民求賢納諫安不忘危爲戒故能功業若此巍巍也其後明皇銳于治用姚元崇宋廣平韓休之徒致開元三十年之太平末年罷張九齡用牛仙客李林甫楊國忠旋致天寶之亂憲皇剛斷初用杜黃裳韋貫之裴度削平僭亂末年用皇甫鎛而不克其終治亂之效于斯可見史臣

吳兢纂集貞觀政要十卷凡四十篇爲之鑒戒起自君道
訖于慎終豈無意哉欽惟聖上聰明仁孝超皇軼帝而猶
孜孜治道俯稽前訓然一日萬幾豈能遍覽謹撮其樞要
附以愚見目之曰貞觀政要申鑒文理鄙拙無所發明特
于鑒戒申重而已昔張九齡因明皇千秋節進金鏡錄以
伸諷諭臣竊慕之謹以聖壽萬年節繕寫獻上雖燭火之
末不足裨日月之光區區之誠獻芹而已伏望畧紆聖覽
不勝幸甚謹言

尚書無逸直解引

伏觀自古忠之大者未有若周公者也以成王年幼恐其
怠荒作無逸一篇以伸勸戒舉殷三賢王及周文王皆以
憂勤得壽考之徵其意欲使祚胤長遠又欲其君憂勤無
逸頤愛精神壽考無窮以至成王享國長久刑措四十年
而不用至今稱爲賢王之首此皆周公篤實愛君之力也
其後唐明皇時宋相獻無逸圖帝列爲屏風置之左右穆
帝時崔植又請以無逸爲元龜然則無逸一篇乃萬世之
龜鑑也蒙國厚恩無以圖報謹依注疏撰無逸直解因以
獻仰祝無疆

送麻徵君引

可以仕可以不仕仕則爲人不仕則爲已古之君子知進

退之有義進不爲榮退不爲辱盡其在我者而已知窮達之有命得之不喜失之不憂以其在外者也孟子又于中形出養氣之說配義與道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猶以爲未也推而至于聖人之于天道窮理盡性君子不謂之命而大人之事備矣近于是者惟麻徵君徵君以文學行義名天下之人戶知之固不待予言而顯正大中天子聞其名而徵之幡然而來君子以爲知義悠然而辭君子以爲知命退將窮先天之學以極消息盈虛之理是可量也哉諸公賦詩以寵其行而某爲之引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十五終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十六

金滏陽趙秉文著

頌

帝禮慶成頌

并序

上既遷祔世宗顯宗神主于太廟天地並貺祖考咸喜明昌改元之四禋實始當五年之大禘越四月孟夏乃展事于太宮精意昭假明靈盼饗福瑞並應肆有渥澤以浸萬方是時中外臣庶願薦鴻名者以億計上懷謙沖曾此弗有也臣幸得以文字待罪伏覩嚴祀慶成國之大事此而不能形容萬一大懼失職謹昧死百拜而獻頌曰

於皇孝理明昌天子天子念親于祖于禰唯世宗顯考並
祔世祀既考既燕詔羣臣其議宜刺于經酌禮之宜見于
太宮慰余孝思羣臣拜手豈敢等夷匪天道孰依匪舊章
孰稽五年一禘振古如茲帝曰俞哉假于元龜四月孟夏
備物講儀鏘鑾之臣白馬之客大饗其時乃詔四夷相予
載祀祇率厥職劍佩鏗鏘爰俟帝齋清蹕一聲綠槐天堦
星旄翠罕拂天而來乃卽靈宮左撞鴻鐘嚴中辨外冕服
于從奉璋髦士立列比比或捧圭瓚或相拜跪樂奏太和
舞陳文始形容頌嘆一夔足矣清夜戒嚴明月如水既薦
既裸如見于位從以功臣修焉夾侍已事而旋靈風肅然

誕受龐祉均及敷天于時公卿于時士庶于時耆艾交相
告語天子之德昭天漏泉宜上尊號告功皇天天子曰嘻
祖考之功於皇孝治萬方攸同

駕幸宣聖廟釋奠頌

上卽位之五年內成外平百揆時敘曠典墜章以次蒐舉
稽古庠序之事雅垂意焉秋八月乃展禮于宣聖廟廷鸞
輅順動璧水增輝都人士子鼓舞頌嘆以爲此兩漢三代
之主曠世一舉學士大夫被之聲歌垂之史冊以爲皇王
之上儀太平之壯觀而主上親行之於皇休哉天以玄聖
之道授之王者王者以玄聖之道被之天下故新廟制則

芝草生孔瑞聖也用其道則尊其事聖尊師也孔瑞聖聖尊師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身屬于一時而祀兄于百世禮行于一日而化行于天下此一舉也二美具焉噫無詩歌以嘿聖朝之休光臣則有罪輒忘野老擊壤之陋庶附儒館獻歌之末謹稽首載拜而獻頌曰

木鐸聲寒苔蕪杏壇宮居釋老廟食申韓天將興文伊眈明君微我明君孰知聖人天子曰嘻余謁先師禮官議禮主殺帝儀帝曰先師百王所尊禮有北面無諱朕勤禮官奉詔幄次于廟八月初吉奉牲以告我廟俎豆我玉圭璋日月漢儀金石魯堂丹青聖容龍袞帝衣登降拜跪冕服

交輝璧水湯湯龍旂央央天子戾止儒林之光璧水瀾瀾龍旂靡靡天子歸止化流萬里大哉聖師道無古今昔唯陪臣今親帝臨畏匡厄陳廟食茲辰一時之屈萬世之伸思樂璧水光搖帝裾屬車一臨化爲泗洙四方其訓之天子文明萬壽無期

顯宗御書藏秘閣銘 并序

上既嗣天序朝萬方駿惠先烈圖回庶政越元年寅念烈考既朝既饗詔有司曰嗚呼若稽古祖宗典章文物同符三代亦越惟我顯考聰明文思左右潤色而天章奎畫光賁于臣庶之屋鬱而不揚甚非所以昭光烈考之宏休遺

美而慰孝思之誠也有司其募上凡諸金帛宜視所獲由是臣某以下私藏緹襲留寶于御府之藏矣臣請講聞顯宗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際海內外陰受其賜冠冕仁孝左右藝文底信內外唯法惟式逸游玩好弗侈弗崇嚴除承革翰墨是娛宸章昭回下飾庶物欽惟主上蒐獵完次襲藏秘府捧承披玩戚見容色孝思之誠通貫古今昔臣竊覽載籍有若念先考追蠡以求遺聲嗜昌歌以追攸好孰與親承手澤推求心畫以致其烝烝之慕者哉實萬世無疆之休此而不銘曷詔來者謹究心滌慮而獻頌曰
於皇顯宗聖喆多能固天縱之緝熙光明奎壁之光下流

人間神物終合祥光屬天天子曰嘻念茲皇考于羹于牆矧茲睿藻帝曰臣某出汝賜書予考汝知汝遂相予凡百卿士視此寵渥爾貢爾有予金子爵天子命之緹襲上之侍臣拜手受言藏之天章在御貽燕後昆天子念親戚顏若存孰定國是孰振民隱啟予金滕予考之訓孰才鳳鸞孰器舟楫圖經舊人予考之法追蠡求聲昌歎追好孰念手澤奕世貽寶匪惟翰墨伊先志是悼顯宗之文天子之孝于萬斯年是則是效小臣作銘來者尚詔

聖德頌

謹拜手稽首言曰粵若稽古二帝三王休符不于祥于其

仁所寶不惟物惟其賢是以珍禽奇獸不育于國嘉禾芝
草不旅于庭當是時眾庶和樂國家安甯觀詩及書溫溫
乎其和可知已而孔子作春秋亦不書祥瑞是以知聖人
立極之本降及后世諛儒妄臣乃引白雉寶鼎芝房赤雁
作爲歌詩薦之郊廟詭訛不經駁乎無議爲也乃者邠州
進白兔上命放之原野其意若曰唯天唯祖宗付予有民
唯臣下作予肱股心膂但使百姓樂業國家得賢何瑞如
之肆近日所進諸瑞朕皆不取自今其無復以聞於皇休
哉上以符孔子之格言下以合二帝三王之治乃知聖人
動作出于近代世主萬萬也欽惟聖主自卽位以來拔忠

良之臣退貪暴之吏平刑釋冤以重民命輕徭薄賦以紓
民勞聽言以盡下情思政以答天望和戎以息兵平賊以
除害明詔理官不得法外生情申勅御史不得苛細生事
小遇水旱則減省賦租云云是以陰陽調風雨時地不愛
寶而嘉禾生茅草出上猶謙讓曾此弗有也加之天賦聖
性動與古合若夫抑祥瑞而不奏光武文皇之明也求賢
憂民唐虞之心也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宣王之功也誠能
法文王之純不已如成湯之德日新則太平中興之功指
日可待昔齊宣不忍一牛孟子知其足以王矣一牛微物
也孟子何取焉以爲苟推是心移之愛民則仁不可勝用

矣況乎聖政行前世之所難行擴而充之帝王之治易為也故臣以謂既能行所難必能行所易既能善其始必能令其終在加之意而已不勝拳拳之愚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唯聖皇德動皇天和氣充塞靈貺自甄在郊之郊有兔斯白司牧之臣獻之京闕天子曰嘻瑞在得賢亦有上瑞時惟豐年靈芝五秀嘉禾六穗歆艷虛美何益于治乃命白兔縱之郊畿凡百瑞物毋上有司于時公卿于時士庶僉曰聖明超越千古既有其始願有其終於皇聖治萬方來同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十六終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十七

金滄陽趙秉文著

箴

御史箴

太微執法御史象之周官小宰則惟其司耳目之寄綱之
 紀之為其舉措戚休係之為其邪正善敗隨之抑濁揚清
 時汝之休吐剛茹柔時汝之羞無玩法以偷無怙勢以仇
 斃我彝憲時汝之尤無嚄噉沽名無容容保祿無毛舉細
 事無蠅興大獄剛果正直神介爾福陰賊險狠天厚其毒
 于氏父子世象其賢亦有延年蓋父之愆持斧作威幸寵

一時冤魂塞路持此安歸有鐵斯冠有朱斯衣德不稱服
中心慙而神草指佞神羊觸邪顧忌畏避汝之職耶勁松
不屈鷲鳥無朋如霜之清如繩之平不幸遇患亦全令名
既銘汝前實銘汝心敢告司僕敬服斯箴

驪山銘

驪山之勢其址不大其禍則大驪山之泉其流不長其禍
則長嗚呼周秦暨唐垂戒不忘

少華崩石銘

有夏之季滌流于唐三川皆震基周之亡兮熙豐之間變
亂舊章少華崩石北宋之亡兮

時習齋銘

朝乎習夕乎習惟學日益惟道德日積

日省齋銘

言有非耶行有違耶君子之棄小人之歸耶

習齋銘

御習則慣射習則貫學者之習君子之選

思齋銘

金煉乃精水澄則清克之又克天理自明

誠齋銘

惟學乃明惟明乃誠匪顏則曾是爲座右銘

富義堂銘
富于利者惟日不足富于義者亦惟日不足不足于利者多辱不足于義者無欲多辱之辱其禍常酷無欲之欲其樂也獨是謂不龜而卜

娛室銘

外樂者逐物而喪氣內樂者忘已而無累逐物之積至于與禽獸無擇忘已之積至于與天地相似然則可以擇所嗜矣故曰少年娛于酒色富者娛于利仕者娛于祿而君子娛乎德與義道不同則亦從其志養心以淡薄之樂養口以澹和之味是謂名教之樂地

贊

東坡眞贊

坡仙西來自峨眉手抉雲漢披虹霓天廷射策如熊羆奔走魑魅號狐狸大儒發蒙揮金鎚要觀赤壁窺九疑南宮玉堂鬢成絲鴻文大冊帝載熙入海簸弄明月璣歸來貌悴文益奇荒墳不朽骨與皮何況閒望江河馳壁間倏睹軒鬚眉無乃示我衡氣機裏糧問道往從之人言畫圖君絕癡

闕里升堂圖贊

大哉聖人之道天麗且彌地溥而深形容頌嘆非愚則狂

七十子之徒高者臻堂奧下者及門牆譬猶太山之高滄海之深魚龍禽獸紛錯以披猖其俯伏駭汗不敢以騁視者但望見其蒼然之色淵然之光然皆自以爲天池之富地媪之藏蓋其一氣之所春大地時至莫不奮迅而發揚掉乎其明如引星辰而上也竊然而幽如窺鬼神之情狀也根而幹之爲德行政事枝而葉之爲言語文章其精神爲道德性命之說其教人有序亦不越于起居飲食之間進退洒掃之未及其仰之而彌高測之而益深然後知其不可量也嗚呼七十子之後曰況曰愈曰孟曰楊得十一于千百猶自以爲比肩而相望攀龍鱗而附鳳翼何闕里

之洋洋至今讀其書拜其像尙想遺風餘韻如在乎洙泗之鄉也

張清獻公贊

治身以敬無欲以靜此清獻公之素行也事君以誠立朝以正此公之見于臨政也兩朝人物之清選一代典章之詳訂此公家之青毡而朝廷之龜鏡也至于伯承帝旨仲貳國柄則又公之餘慶也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十七終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十八

金滄陽趙秉文著

祭文

宣室諡議

臣聞五緯失次煉石以補天而乾綱正四溟汨行斷鼇足以立極而坤維順其有功參造化旋乾轉坤不離衽席之上皇綱弛而復振函夏危而復安巍巍蕩蕩無得而名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妙固非臣下之所測知雖然亭毒之功藏于密而其功見于四時照臨之耀麗乎天而其明被乎萬物聖人體天立極出而應世游神蠖濩之中而其功利

開闢老人後文集卷十八
被乎天下有不可揜焉者此天下後世所爲揚宏休揭偉績以摛耀于無窮而臣子之心有不能已也然卑不議尊賤不議貴所以累列其所行之迹謁款南郊請之于天以示萬世至公之義而不敢專也帝王以來率由茲道伏以大行皇帝聖德日新沉幾天縱始以裕陵之元子當膺章廟之正傳不幸屬道陵彌留之際奸臣矯命以衛紹王繼易天之明亂國之經惟天弗畀于圖厥政不蠲蒸自啟兵端職爲亂階外阻內訌我中土用弗靖亦罔或克嗣天乃眷命我先皇帝奮乾之綱挈地之維天戈一揮戰士勇倍于是定和親之約曰予甯忍恥不忍人死戰由是講時邁

之儀移蹕于汴梁從民欲也夫其修車馬備器械建廟社峻城郭捐金帛以賞戰士優爵賞以待功臣錄死事之孤表死節之墓拔將帥于亡命擢豪傑于行陣至于分行省以鎮遼東則志在固根本矣封九公以蕃河朔則志在復中原矣縱鳳翔之歸寇則志在懷遠方矣赦下邳之叛卒則志在收人心矣所爲外攘之道甚備躬親政事總覽權綱信賞必罰循名責實設學養士闢館集賢採公望聘名士虛已以從眾議體貌以禮大臣避正殿以答天變修羣祀以求民福慮囚徒省冤獄恤孤獨賑貧窮宮室園苑無所增益豫遊燕饗一切停罷所爲內修之道甚著每與大

臣語及社稷必爲流涕由是志士雲合天下嚮應中興之中日月可冀方將動大輅還舊都修復園陵獻裸太室明示得意告功皇天不圖天降割于我家氛祲紫微禍躔霄極憑玉几以宣命乘白雲而上賓此四海臣民所爲椎心而泣血者也痛仙遊之不返攀龍髯而莫及于是稽合禮經參定諡議究其所以易名之意合謂功贊化育道契渾淪基命宥密惟時惟幾茲非繼天乎運鍾百六紹開中興祀夏而不失舊物繼漢而系隆有命茲非興統乎孝繩祖武光昭先功紹庭上下重光莫麗不曰述道乎躬理萬幾日慎一日博施濟眾視民如傷不曰勤仁乎道配三代之

謂英克定禍亂之謂武窮神知化備道全美聖之至也繼志述事博施濟物孝之全也謹按諡法聖善周聞曰宣周宣漢宣是已夫功以號昭德以諡顯匪號後嗣何觀今大行皇帝尊號宣天賜之曰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廟號宣宗臣等不勝惓惓謹議

宣宗哀冊

維元光二年歲次癸未十二月己巳朔二十二日庚寅宣宗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崩于甯德殿二十八日丙申移殯于大慶殿之兩楹越正大元年三月戊戌朔二十三日庚申遷座于德陵禮也律琯餘寒銅壺未曙

開元老入金水文集卷十八
三
慘玉殿之凝霜尙金盤之承露一夕晏出萬里縞素百寮
血出以如失兆姓風號而靡詎嗟何辜兮考喪羌不勝其
孺慕哀子嗣皇帝臣痛聖駕之長違哀仙遊之不歸奉綴
衣而如在瞻黼展而成非上宰庀司羣公就列覽象物之
既陳悵徽音之永隔乃命詞臣流芳寶冊其詞曰

大金受命傳休累聖薄海內外罔不稟令大安失御不厥
蠲政戎馬南牧華風不競皇天祐正命我真人裕陵元子
世宗神孫睿謀經遠深畧緯文聰明齊聖慈和儉勤欽若
帝則駿惠神功科條霜雪號令雷風尊禮百物升秩元祀
體貌大臣賓禮賢士鰥寡惠鮮冤滯申理從善如流愛民

如子給廩養士闢館集賢爵從末減賞惟慶延屯利建侯
萃享有廟金壯京城泥封關微至于赦赤子之弄兵誅師
干之失律恩不問于疏遠罰不阿于親戚降虜效順以革
心島夷畏威而獻馘堂上之兵不殺目中之虜如擊方將
歸馬大漠洗兵中原重新日月再造乾坤吁嗟昊天不弔
何言至矣哉勤勞天下兮既如彼恩結人心兮又如此胡
不萬年僅周一紀禱方致于金滕命忽宣于玉几嗚呼哀
哉杞國天崩不周地缺寒日無光蒼天改色綃幕寒兮凝
霜麻衣集兮如雪淚成雨兮萬木冰哭成雷兮九泉咽嗚
呼哀哉龍輶徐動霓旌前引柳髮漸遙薤歌猶挽背天闕

之崇峻卽神臯之平衍烏號斷兮鼎湖成白雲悠兮帝鄉
遠邇馳道而皆迴獨宮車兮不返嗚呼哀哉天柱兮崇山
虎踞兮龍蟠千秋兮萬代永閔兮宸顏藏衣冠于天上遺
聲烈于人間去復去兮九嶷黯來不來兮八駿閑嗚呼哀
哉如天之生如日之明神武電斷蠻夷震驚祖武兮孝文
之大興聖統兮功有成至德難名神謀莫測超咸五而登
三慙漏萬而掛一宜乎享號曰宣揚鴻休于罔極嗚呼哀
哉

明惠皇后諡議

臣聞乾父坤母共成覆載之功日君月妃並顯照臨之德

其有體承天之德運載物之功合德無疆配明可久含弘
光大齊聖廣淵若娥皇嬪虞塗山啟夏命降簡狄兆殷商
之發其祥思齋太任見文王之所以聖皜皜乎不可尙已
蕩蕩乎無能名焉然而載于書咏于詩丕彰對天之洪休
揚厲無前之偉烈此後母之聖傳之無窮而臣子之誠又
烏可已也欽惟大行慈聖皇太后南陽鍾慶沙麓興祥玉
梳兆夢金匙呈瑞文定厥祥天立厥配配我烈考懿範彌
彰齊蹤唐母媿德周姜輔佐先皇勞勤夙夜自家刑國叶
成風化服繒示儉戚藩作程脫簪申戒實贊中興誕育聖
皇母儀象坤正位不居讓德彌尊元光末命脫躡萬方祇

奉陵寢祭祀齋莊左右聖皇益茂徽音憂國在顏愛民宅
心天步方艱憂心孔棘積憂勤而不豫感哀榮之將及託
聖嗣以遺言意公家之惜費毋厚葬以徒勞憫生民之憔悴
至於金鳧銀海器無珍異之藏玉匣珠襦毳戒紛華之飾
蓋自我以作古示儀刑于有國化流四海恩結生民歷
千古而與較實曠代而無鄰臣等以爲考謚尊德國家之
典有美不揚臣子之罪自非大彰聖母之懿範何以流芳
于萬世也夫公則生明正則言順于是誣禮官暨羣匹稽
節惠之文定易名之制僉謂獨見于幾微之會嘿福含生
遊神于長樂之宮先識長利茲非曰明乎容之如地養之

明惠皇后謚冊

如春並施利物不于其身茲不曰惠乎謹按謚法獨見先
識曰明恩能及下曰惠如式請上尊謚曰明惠皇后著之
玉冊永播無窮臣等不勝拳拳謹議

維正大八年歲次辛卯十一月癸未朔初八日庚寅哀子
嗣皇帝臣言昔我烈考宣宗皇帝以裕陵元子復受天命
還于正統紹復武元之大業亦唯我大行慈聖皇太后來
嬪于京天作之合憂勤輔佐用共濟于艱難厥初誕育眇
躬將正位號以仁聖皇太后德冠六宮曰娥英之貴一也
讓而不居逮元光末命弗敢弭忘曰此先帝之志也乃居

太上之尊受養于長樂之宮肆惟沖人嗣無疆大厯未堪
家難思免厥愆尙賴文母之慈訓不圖昊天不憖降此大
喪創巨痛殷煢哀茹荼追念宸儀雖闕德音尙存欽惟聖
母慈仁賦性勞勤夙夜以國步方棘憂心孔疚顧黎民曰
念哉征戍勞止迄可少休吾母天下忍瘠其子凡諸祈禱
皆歸福于元元疾迨彌留遺命薄葬臣哀痛不忍從重違
顧命伏念正位以定名考諡以尊德厥有舊章倘非丕彰
聖母之鴻休懿德則何以對越在天之靈慰孝子罔極之
誠哉深詔禮官詳議諡法式稽古義敢薦大名伏以蘊先
物之幾體懷沖之德紫宮並耀黃道偕升茲不曰明乎以

載物之量包逮下之仁子惠無疆坤儀攸贊茲不曰惠乎
謹按諡法獨見先識曰明恩能及下曰惠肅清穀曰爰舉
上儀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諡曰明惠皇后伏冀聖靈俯賜
鑒臨歆受典冊垂裕無窮嗚呼哀哉謹言

祭姬平叔文

孔孟云遠士喪眞純有一于此如見鳳麟嗟嗟平叔今之
古人治心養性求仁得仁平叔之剛忠腸義膽暫爲御史
龍麟輒犯旣丞大理槃木力撼世謂平叔魏徵汲黯平叔
之德玉粹冰清撫姪如子視嫂如兄貞不絕俗廉不近名
人謂平叔五倫陽城平叔之心晴空秋月天壽不貳得喪

如一鉏去客氣存養真宅孰如平叔蒙莊摩詰舉世不知
知亦不受名教之樂禮法之守十五年來天下不名豈無
愛憎貫之以誠司馬之伸平叔之躡易地皆然人無異義
我初臥疾以死諉公公爲憮然則齊始終人亦有言太剛
則折公如不聞吾意已決謂言六秩乞身退閑期月不待
龍髯已攀百世在前萬世在後其間百年孰爲天壽唯有
令名千古不磨嗚呼平叔已矣如何

哀先鋒副統辭

皇天賦予下人兮胡獨鍾此淑靈孕陰山之勁氣兮萃潢
水之精英胄黑山之苗裔兮踵一旅之家聲身大不配其

瞻兮又重之以修能飛撮矢于指端兮匪絃月而彀星超
百步而命中兮若馳風而擊霆突沙陀之重圍兮破下蔡
之精兵維所向而無前兮以長槍而得名從元戎以南征
兮貳前鋒以啟行頓歷陽之城下兮斷懸橋以先登偶流
矢之中顙兮氣猶厲而奮征寒日薄于虞淵兮黯流星之
墜營旦釋圍以赴滁兮摧吾萬里之長城嗚呼哀哉將行
流沙麒麟骨折欲濟大江亡失舟楫如何昊天喪我英特
如可贖兮百身何益千人一英萬人一傑生也何艱奪之
何卒天賦絕藝神授秘訣輪扁無傳廣陵遂絕嗚呼哀哉
部曲散兮寶刀匣靈輿催兮生死決風蕭蕭兮霧冥冥烈

士技淚兮悲泉咽嗚呼哀哉兮生何爲乎死何歸生無成
兮則如勿生生不識兮死誅之誅國殤兮酸余情

追薦李中丞子賢青詞

宿躔惡孽豈天譴之可逃追拔亡魂亦國殤之可愍輒殫
誠悃仰瀆高明伏念先伯某早以書生偶塵科第功名素
負忠義自將位卑而言高身小而膽大貴臣失律願行莊
賈之誅逆賊弑君乞致陳恆之討憤京師之寡援先士卒
以請行鳩義軍烏合之餘抗虜賊鴟張之勢矢貫膂而沒
鏃血流踵而能軍遂以潰圍因之扈駕得以義勇達于上
聞半歲九遷驟躋三品一生萬死誓救孤城運糧餉以先

驅乏偏裨之後繼一軍獨沒四海共哀量力雖非原心可
恕伏念生居人世未脫塵緣三世宿對之冤一念差殊之
習豈無罪釁以致淪亡弗仗勝緣曷資冥路是用肅陳清
醮祇演靈科冀銷黑簿之殃魂度朱陵之府

祭薛威儀文

嗚呼世降道喪朴散而漓古風不遠慨莫余追有人于此
眞淳不欺不獨今無古人亦稀猗歟尊師抱一不離嚴奉
戒律始終不虧心地開朗而拙言辭終日如愚退發其私
老莊儒釋一以貫之昔我先君與師之師情同義合命駕
相期晤語終日忘渴忘饑我父我子爾師爾資爰敦夙好

開陽老川澄文集卷一
世德是儀自始識面暨老且衰三十餘年不磷不淄我從
北來見師滏涓環堵蕭然黃冠白髭貞祐初元天發殺機
桑梓陷沒親識誅夷獨師尚存喜見睫眉挈置河南館之
宮祠謂守丹竈莫如子宜命也如何一病莫支超然坐逝
棄我如遺師既云歿殭坐移時頭頂尚暖超昇不疑盛以
瓦棺葬之路垂死生夢幻臭腐神奇不亡者存夫復何悲
尚饗復銘其墓曰
千虛不如一實萬言不如一嘿養內者德養外者賊至于
體稟而天頂暖而濡以形形心惟德之符

祭劉雲卿文

嗚呼雲卿而至斯耶壽不過五十官不過七品而止于斯
耶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何辜于天而奪之遽耶既畀
之才而不畀之壽何侈于彼而獨靳于此耶嗚呼哀哉如
君之才無適不宜小試所長英英不羈暫爲御史自信不
疑奮聲直前百謫不辭既厄居陳心和且夷講道論義飲
酒賦詩諸公交辟請置劇司屈宰一邑牛刀割雞政聲籍
甚草木皆知君還北苑棄我遺黎父老遮道毋以公歸我
公去矣我民之思桐鄉遺愛葉邑立祠既斥而復謂將有
爲文章政術百未一施曾不踰月而死及之嗚呼哀哉君
之始病一僕自隨君之妻子適來京師及其蓋棺猶及臨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十八終
之嗟嗟老母倚門望之哀哀孤魂夢寐見之扶櫬還家何
以告之聞此訃音何以處之嗚呼哀哉維南山翁文爲世
師令德之後桂林六枝君雖亡矣有此二兒復大其家尙
或似之君爲不死聊以慰之嗚呼哀哉尙饗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十八終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十九

金滏陽趙秉文著

書啟

相府請王教授書

某頓首啟賢佐教授先生閣下阻奉仙標渴思論道敬伫
下風瞻系何極先生嘉遁林藪脫屣世榮究大易之盈虛
洞立象之終始道尊德重名聞天朝推其緒餘可利天下
然君子之道出處語默何常之有或拂衣而長往或濡跡
以救時故當其無事則採薇山阿餌朮巖岫固其宜矣及
多難之際社稷傾危而不顧蒼生倒懸而不解其自爲謀

則善矣仁人之心固如是乎某猥以不才謬膺重任四郊
多壘咎將誰執徒積慙汗坐視無術庶幾得明利害而外
爵祿者在天子左右同濟太平今聖人明發不寐軫念元
元屈已下賢尊師重道歎先生之絕識欽先生之高風雖
黃帝尊廣成之道陶唐重潁陽之節不是過也雖先生懷
寶遺世如某之不肖者固在所棄獨不念累世祖宗之基
業億兆生靈之性命忍忘之耶昔商山四老定儲嗣而暫
來謝安東山爲蒼生而一起今安危大計非特定儲之勢
也敵勢侵逼又非東晉之時也生民塗炭亦已極矣豈先
生建策于明昌之初獨無一言于貞祐之時乎想先生幡

然而改惠然肯來審定大計轉危爲安然後披蕙幌拂雲
扃未爲晚爾敬聽車音某雖不敏請擁篲而先之方屬春
寒善加調攝不宣

答李天英書

天英足下自天英失意東歸無日不思況如三歲向得來
音具悉動靜爲慰何量所寄雜詩疾讀數過擊節屢歎足
下天才英逸不假繩削豈復老夫所可擬議然似受之天
而不受之人屢欲貢悃誠山川間之坐成浮沉沉況勤厚如
此過望黜化僕非其人筆拙思荒自濡甚涸況望餘波耶
豈以犬馬齒在前欲俯就先後進禮耶聊布一二所聞于

師友間者幸恕不揆嘗謂古人之詩各得其一偏又多其性之似者若陶淵明謝靈運韋蘇州王維柳子厚白樂天得其沖淡江淹鮑明遠李白李賀得其峭峻孟東野賈闓仙又得幽憂不平之氣若老杜可謂兼之矣然杜陵知詩之爲詩而未知不詩之爲詩而韓愈又以古文之渾浩溢而爲詩然後古今之變盡矣太白詞勝于理樂天理勝于詞東坡又以太白之豪樂天之理合而爲一足以高視古人然亦不能廢古人足下以唐宋詩人得處雖能免俗殊乏風雅過矣所謂近風雅豈規規然如晉宋詞人蹈襲同一律耶若日子厚近古退之變古此屏山守株之論非僕

所敢知也詩至于李杜以爲未足是畫至于無形聽至于無聲其爲怪且迂也甚矣其于書也亦然足下立言措意不蹈襲前人一語此最詩人妙處然亦從古人中入譬如彈琴不師譜稱物不師衡上匠不師繩墨獨曰師心雖終身無成可也故爲文師六經及左邱明莊周太史公賈誼劉向揚雄韓愈爲詩當師三百篇離騷文選古詩十九首下及李杜學書當師三代金石鍾王歐虞顏柳盡得諸人所長然後卓然自成一家非有意于專師古人也亦非有意于專擯古人也自書契以來未有擯古人而獨立者若楊子雲不師古人然亦有擬相如四賦韓退之唯陳言之

務去若進學解則客難之變也南山詩則子虛之餘也豈
遽漫汗自師胸臆至不成語然後爲快哉然此詩人造語
之工古人謂之一藝可也至于詩文之意當以明王道輔
教化爲主六經吾師也可以一藝名之哉賈誼董仲舒司
馬遷揚子雲韓愈歐陽修司馬溫公大儒之文也僕未之
能學焉梁肅裴休晁迥張無盡名理之文也吾師之太白
杜陵東坡詞人之文也吾師其詞不師其意淵明樂天高
士之詩也吾師其意不師其詞然吾老矣眼昏力縣雖欲
力學古人力不足也足下來書自言近日欲作大字然滯
于藏鋒不能飛動詩欲古體然僻于幽隱不能豪放足下

自知之僕尙何言然藏鋒書之一端所貴徧學古人昔人
謂之法書豈是率意而爲之也又須眞積力久自楷法中
來前人所謂未有未能坐而能走者飛動乃吾輩胸中之
妙非所學也若世人能積學而不能飛動吾輩能飛動而
不能積學皆一偏之弊耳東坡論王十八草書似鶯哥嬌
啼數日相見曰此書何如曰乃秦吉了耳足下之書毋乃
近似之乎精神所注間出奇逸稍怠之際如病痲腫得免
秦吉了足矣想當捧腹大笑也寄來詩如長河老秋凍馬
怯冰未牢河山冷鞭底日暮風更號晨井凍不爨誰料寒
士饑天廐玉山木不救我馬遺塵埃汨沒伺候工離騷不

開闢老人滄水文集卷十九
四
振矜魚蟲風雲誰復話著蔡不圖屠豨哀屠龍挾牋搦管
坐書空伊優堂上酣歌鍾乃知造物戲兒童不妨遠目逐
孤鴻莫怪魏瓠無所容此去未許江船東五經不掃途輒
窮門庭日日生皇風太阿剖室砥以石坐掃鵝鸛搖天雄
巖椒鬱雲日夕生陰雨雪縞夜秋黃老林人煙墨突樵徑
雲深造物開巖地巖帳開劍壁苔花張古錦霜葉老秋碧
日夕雲竇陰風鼓泉湧石馬蹄忌磽确樵道生枳棘盤盤
出井底回首悵如失長老不耐役底事挂陳迹披雲出山
椒白馬表林隙其餘老昏殊不可曉然此迄今大成不過
長吉盧仝合而爲一未能以故爲新以俗爲雅非所望于

吾友也昔人有吹簫學鳳鳴者鳳鳴不可得聞時有梟音
爾君詩無乃梟音乎向者屏山嘗語足下云自李賀死二
百年無此作矣理誠有之僕亦云然李公愛才然愛足下
之深者宜莫如老夫願足下以古人之心爲心不願足下
受之天而不受之人如世輕薄子也與足下心知故道此
意幸少安毋躁

答麻知幾書

知幾足下相別數月靡日不思山川遼闊致稽裁布人至
辱長書累幅意貺勤厚殊慰馳想不審比來舊疾差減否
甚懸懸也聞御榜到日足下與李濟之適同榻一升一沉

不能不悵然也然此亦何足置懷前者足下與李欽叔各
魁省貢羣口噉噉爭爲毀訾及欽叔連中兩科然後懣然
心服如使足下一第後試制策試宏詞當與欽叔並馳爭
先未知鹿死誰手豈可成敗論士哉僕少時被黜應舉戚
戚若不復堪處然窮達自有數顯晦自有時以今觀之向
之戚戚者何其妄也足下又以平生孤苦百狀有求驚得
鳩種稷得稗之說天生大賢如足下者必將有用又安知
今日之窮天將昌其道非足下之福耶若得一器淨水照
足下宿命還本知見當不出此言也足下生知夙習再來
人也三生學道豈不知此大抵自古才人多恃一時聰辨

少積前路資糧故昔謂之福慧兩足尊足下無乃近此類
尙何怨耶假使吾輩萬一臨死生之際亦當安時處順況
未至是耶足下所喜韓子歐子之學固爲純正如退之感
二鳥賦上宰相三書亦少年未知道時語也其後諫佛骨
南遷若與生死利害相忘者然過黃陵廟求哀乞靈恐死
瘴霧中亦學聖人而未至者今之士人以綴緝聲律爲學
趨時乾沒爲賢能留心于韓歐者幾人僕固不當洗垢求
瑕若孔子于子貢顏淵問答有不容何病之語第恐孔顏
不爾爾也因論聖賢之分偶及之至于所謂爲忠誠爲謹
廉爲放逸爲耿介豈以窮達而異心哉足下又謂山林有

至道芻蕘有至人可隱可顯誠哉是言當今之世豈必忘
言如達摩談道如莊生然後爲得也談道吾敬常先生王
賓佐談禪吾敬萬松秀玉泉政論醫不及儀企賢任子山
經學與文章不及李之純與足下如足下一病自不能療
便謂舉世無知醫者可乎足下易學自可忘憂遺老至于
釋老二家勿謂秦無人聞頗善雜學然慎所以習之者多
難之世有益成括之徒當敬而遠之足下才高識明過僕
數倍固不當爲此喋喋亦期有以告教我也方屬新秋善
加調攝不宣

遺太醫張子和書

天有六氣以生寒暑燥濕風火故醫家治寒以熱藥治熱
以寒藥二者不可偏廢往時吳楚之人喜溫藥初虞世論
之詳矣本朝大定間河間劉守真號精素問多用涼藥以
矯一時之弊施之于膏梁之族飲食厚而腠理密頗得其
便而味者用之至以殺人者多矣太醫張子和嘗以礮附
子七枚以糖卷餅餌而食之佐以古人蒸熨之法以起人
瘧一作瘧病用意健矣論者以爲喜用涼藥未必然也然醫
者人之司命不可不慎書醫說以遺之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十九終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二十一

金滄陽趙秉文著

題跋

跋東坡四達齋銘

東坡先生人中麟鳳也其文似戰國策間之以談道如莊周其詩似李白而輔之以極名理似樂天其書似顏魯公而飛揚韻勝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竊嘗以為書仙屹然肩屨巨鼇之欲前軒然飛動大鵬之孤鶩狼石當道長松臨淵其嚴勁之象雄渾之狀大臣正色抑不可屈凜然如見其叱希烈而誚祿山也千石之鍾萬

石之簾鏗鉞錡錡儼然如見其宮廟之懸也如偃而復植如墮而反妍秋風水波春山雲煙此猶可畧而言至于字外匠成風之妙筆端透具眼之禪蓋不可得而傳也觀其胸中空洞無物亦如此齋廓焉四達獨有忠義數百年之氣象引筆著紙與心俱化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豈非得古人之大全也耶

跋米元章多景樓詩

海岳老人書唯華陀帖與多景樓詩最爲豪放偃然如枯松之臥澗壑截然如快劍之砍蛟鼉奮然如龍蛇之起陸矯然如鵬鷖之盤空鳥獲之扛鼎不足以比其雄且壯也

養由基之貫七札不足以比其沉著痛快也千石之鍾萬石之簾其厚重有如此者浙江之潮涿鹿之戰其噴薄蹴踏有如此者鍾王之清潤歐虞之簡潔顏柳之端嚴誠爲鮮儷至于雄入九軍氣凌百代而于古今有一日之長其筆陣之堂堂者乎

題涪翁草書文選詩後

涪翁參黃龍禪有倒用如來印手段故其書得筆外意如莊周之談大方不可端倪如梵志之翻著襪刺人眼睛一夫九首方相四目夔一足能三足猿裊籐蟲食木巨石狼老疥禿恢詭譎怪千態萬狀然涪翁自謂中年以草書名

世惟東坡以爲俗此其暮年書也能知東坡之所謂俗則知涪翁之不俗矣

題東坡書孔北海贊

黨錮之禍豈不哀哉此非獨小人之過亦君子之過也方梁冀跋扈朝廷不能制五侯誅之自是宦者用事其後人主幼沖女主制政繼以桓靈之不君則其勢不得不權在宦豎而天下賢士疾之若仇非朝士誅宦官則宦官誅朝士必矣及黨錮禍起君子旣去而小人亦無以自立于世自後英雄得志假外兵以除內難董卓旣沒曹操繼之孔文舉雖有扶漢之志勢亦難矣何則操挾天子以令諸侯

意逆而名順文舉欲藉英雄以誅君側之惡意善而名逆加之如操者苟可以竊其智巧則亦無所不至而文舉不過正義明道而已操之姦雄有所不爲是以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理固然也東坡謂文舉使劉備誅操無難蓋亦有激而云坡作此贊實亦自況元祐之黨僅類黨錮元豐之政初亦有爲但荆公新法不合人情温公繼之力革前弊然紹聖崇甯子也一旦使子改父道小人得以藉口矣向使如范忠宣輩稍變其不合者漸以圖之庶幾少安其子孫亦安能爲其父而咎其王父者哉惜乎慮不出此而使賢士竄斥畧盡國隨以亡亦君子之過也然坡公身愈

斤而氣愈不衰坡嘗稱太白雄節邁倫高氣蓋世余于東坡亦云

題異壺圖

李道人蓄異壺求詩于諸公間雖兩牛腰猶未厭也某笑曰子能體壺之虛心一詩足矣何以多爲恐子未知虛心之說試爲子言之夫天下事物是非得喪憂樂置一毫于胸中非虛也忘已則忘物忽然心境兩忘此猶世俗之謂虛耳若夫虛爲有待致虛極則絕其待靜爲有對守靜篤則忘其對此虛之至也然虛心有道惟誠能虛不誠則爲素隱爲矯激至于吾道則又不然惟誠能虛能盈能動能

靜虛而不誠則餒盈而不誠則亢動而不誠則躁靜而不誠則槁皆非道之正也故曰不誠無物子歸試以是求之

書雷司直奏牘後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其所以陷溺其良心者士大夫怵于名爵庶人則惑于利至其甚者玩人性命于掌股之上恬不介意是誠何心哉此時人欲蔽塞深錮與物隔絕知已而不知彼耳然亦知之不審也世未有食烏喙者以其殺人審也酒色殺人則不知戒知之不審耳白晝操刃爲利殺人士大夫必不爲以政事議獄知其冤濫則曲意爲之向爲利則不爲今爲名爵則忍爲之相去一間耳此之謂

失其本心亦知之不審也明矣雷君希顏藏其先大夫爲司直日奏讞一通仁人君子留情于垂死之魂興哀于不報之所天其有不報耶今希顏聰明英偉能世其家亦積善之報也耶

書曹忠敏公碑後

儒者不言利然周禮天官冢宰制國用理財者半之有利物之利有貨財之利顧所用如何耳善乎忠敏公之言曰豐財之道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害財而已故公之總利權也號能稱職求其所以致之之術稅不及什一兩稅之外一無橫斂不數年間倉庫充實民物殷富四夷賓服

以致大定三十年之太平公之功居多此天下所共聞者也又嘗聞諸長老言公奏河東地瘠民夥與山東河北不同乞減物力三十餘萬貫從之而碑未及載當俟得其實迹爲公一書再書而屢書之也傳稱管仲之世祀也宜哉以其知取予也今公之子若孫位榮顯者甚多蓋方興而未艾則天之報施善人可知已

題東坡與王定國帖

坡公書雖不學鍾王而閭與之合此帖氣壓王子敬便覺李北海窘于繩墨其合處乃似楊少師也不知者至比徐季海季海肯書李晉公姪女碑吾知魯公必不書也安得

有坡公忠義不回之氣象也哉

題楊少師侍御帖

楊少師勸其父不以社稷與人此與魯公拒安祿山斥李希烈何異故其書雖承唐末五季餘習猶有承平純正氣象此侍御帖乃有魯公座位帖筆法論書當論其人工拙不足論也況其工如是耶

題楊少師書陰符經後

曰頭瘤目反妍其媼被褐懷玉反美其疵蟲蝕鳥篆山崩川坻寫出萬物之形象而不以故自私譬猶石以怪而供木以癭而杯器以古而見貴髻以髻而增奇奇奇怪怪不

可時施書中之支離者耶

題三仙帖

穎濱書如仲長子光懷道遁世光而不輝東坡書如魏鄭古之遺直嫵媚可愛山谷書如莊周談大方不可端倪總而論之如華岳三峯蓮峯中峙二峯旁迤秀色無可採揀又也作減也使當時愛之如今日又安有汝南之謫耶

題竹溪篆

李監之篆蔡中郎之八分虞永興之小楷陶謝之詩六一公之文妙絕一世公兼而有之抑可謂全矣後數百年不幸文字散落獨此篆存亦足以知予言之不妄

題竹溪黃山書

竹溪先生篆第一八分次之正書又次之皆當爲本朝第一黃山先生擘窠大字體兼顏蘇書畫雄秀當在石曼卿上草書如行雲流水當在蘇才翁黃魯直伯仲間非但不愧之而已

題東坡乞常州奏草

唐盧坦有言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顏尚書乞米帖至今爲萬世寶東坡奏藁以薄田租給餽粥乞常州安置其後竟卒于常州豈以田故耶天留此二帖以警世貪饕

之徒耳然則無德而干駟者亦可恥也夫

書東坡寄無盡公書後

無盡公少年爲御史剛直敢言魯直有霜風拂觚稜之句至任提憲坡又欲其肅責情吏計非天資刻薄人也然章愜當國則助之力抵元祐之黨賴末年與蔡京辯以是得時名後之議者皆所不與甚者又以爲奸邪何也竊意奸邪未必然殆學術不明之故也自王氏之學興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往往高目賢聖而無近思篤行之實視其貌恂恂而不可親聽其言汪洋而不可窮叩其中枵然而無有也無盡公于佛若信有得矣失之好異法華以白華

為喻公獨曰優曇鉢華也又自以為三教大師計其人必
高自標置雖東坡温公不能滿其志則不免有彈劾太過
之失至其甚則善人為奸黨其謂之奸邪亦宜矣末流之
弊近世尙有以温公為奸黨以歐蘇為不知道此皆處已
太過責人太深之敝也士大夫學貴深博行己自淺近始
庶幾腳踐實地無躐等虛浮之咎矣

此田不伐書後

一幅頗有東坡醉草風味予嘗論杜牧
之石曼卿秦少游雖寓之詩酒其豪俊之氣見于自著終
不可沒但命不偶耳使不伐修潔不失為才大夫願以小

辭自意惜哉術不可不慎也

題巫山圖後

昔宋玉賦高唐之事其意言山水之峻激林木之振蕩鳥
獸之號呼足以使人移心易志以諷襄王之荒淫神志既
蕩夢與神遇以無為有也其卒章言覽萬方思國害開賢
聖輔不逮勸百而諷一亦已晚矣其後卒賦神女之事豈
荒淫之主竟不可以已耶然亦玉之罪矣惜乎無是可也
後世不知者遂實其事乃知楚人事鬼尙矣其後繪以為
圖南拙公一作公南征得之觀其羣峯秀拔雲煙葱蔚意必有
神主之褻瀆如此無乃汗靈尊乎是為之辯

題紫陽宮銘後
前人稱夏侯孝若文別見孝悌之性余亦謂柳僕射書一出開濟之才書心畫也氣象如此肯爲棍中蠹耶

跋山谷草書

文章不蹈襲前人最是不傳之妙華陽眞逸承李杜之後至更句讀有三句五句之作涪翁此書殆有意于華陽之體歟

題王致叔書嵇叔夜養生論後

嵇中散龍章鳳姿高情遠韻當世第一流也不幸當魏晉之交危疑之際且又魏之族婿鍾會嗾司馬昭以臥龍比之此豈昭弑逆之賊所能容哉前史稱會造公公不爲禮謂會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以是銜之向無此言公亦不免世人喜以成敗論士遂以公爲才多而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過矣自古奸雄窺伺神器者鮮不維繫英豪使不得遁如中郎死于董卓文舉死于魏武司空圖僅以疾免揚子雲幾至辱身亦時之不幸也如公重名安所遁哉人孰無死惟得死爲不沒如會勸司馬昭啄喪魏室旣滅劉禪遂據蜀叛竟以誅死若等犬彘耳死與草木同腐而公之歿以今望之若神人然爲不死矣尙何訾爲故備論之至于書之工拙復何足云

題南麓書後

岱岳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夫如何三字幾不成語然非三字無以成下句有數百里之氣象若上句俱雄麗則一李長吉耳此前人論詩也論書亦然學南麓者當以是參之

題黃山書後

予嘗評黃山書當在黃魯直蘇才翁伯仲間議者未必爲然今日李欽止來與余合且云子美有宋初詩人氣象涪翁圓熟若此論氣韻當不相上下復觀竹谿跋公書云得法在魯公後得趣在魯公前三十年後當有知者

又題學易先生詩未可以江西詩派論也

跋劉伯深西巖歌

歌云西巖逸人以天爲衢兮地爲席茵青山爲家兮流水爲之朋饑食芝兮渴飲泉又何必有肉如林兮有酒如澗世間清境端爲我輩設吾徒豈爲禮法繩少文援琴眾山響太白弄明月清波澄人間行路是處多炎熱如河水泉山後六月赤腳踏層冰

南山翁子伯深西巖歌置之古人集中誰能辨之所謂不拘禮法非如晉之狂士公未及五紀致政臨終不亂蓋有道者公又有詩云身將隱矣文何用人不知之味更眞尤可諷咏

米元章知淮陽預知死期以香木爲棺置黃堂上飲食起居時在其間及期召吏民所親厚者與之別索紙書云來從眾香國中來去當眾香國中去擲筆而化北山程致道所作墓誌銘及洪邁夷堅志所言如此世皆知元章能書書一藝耳亦何足道然非有仙骨視聲色富貴不足以繫其心者亦不能造微入妙嘗見元章奏札以漣水合彈宰相章惇植黨擅權已知其英氣不屈及觀修靜語錄引深入理窟又言懷老後來瞎了正法眼南山二老始判眞魔乃知此老遇見正師具擇法眼臨行洒落固不徒然昔鳩

題米元章修靜語錄引後

林政公禪師亦符此意力欲遣承雪竇扶樹雲門一枝不幸早世當元章時雲門臨濟二派大興而今所言者乃如此想雲門兒孫不以爲然又安知百餘年後乃有賞音者本朝臨濟一派至覬公而絕不傳一人信知殺人不劊眼漢乃能立地成佛非兒女曹咬豬狗腳者所能湊泊也不肖詩書不及元章遠甚至於他日臨行一著預剋死期則未肯多讓後辛卯可知正大元年冬十一月十有九日題閑閑題此帖後謂元裕之言此語多觸忌諱且不欲示人某身後可刻之石公以辛卯後一歲壬辰五月十二日病歿云今此帖賣在河朔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二十一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二十一終

水集補遺一卷

畿輔叢書編

金滏陽趙秉文著

邠縣文廟創建講堂記

泰和八年南陽府志

言之興學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王者君國
子民必以教學為先三王四代所以循繼而不易焉降及
秦漢郡縣天下雖政異制而學則代代開設之迨隋唐以
來設科取士公卿將相多繇此塗而出則學校之興所以
熾焉皇朝自大定累洽重熙之後政教脩明風俗臻美及
明昌改元嘗詔天下興學刺郡之上官為脩建諸縣聽從
士庶自願建立著為定令由是廟學在處興起汝州邠縣

金滏陽趙秉文著

六

屢爲兵火廢毀蕩然宣聖廟僅存而文武舊風特埽地矣
泰和乙丑歲余官汝州幕秩滿告老歸因過邾城嘉其形
勢據高之陽汝之陰薪炭魚米之易致故樂居焉偶得廬
舍鄰宣聖廟之西南隅愛其廟中檜柏森鬱相其林計閱
世已百年矣其廟之前中門兩廡乃明昌間邑士賈麟之
率眾而興建殿後隙地但楮穀成叢爾余因寓書橐於東
廡傷其殿階之前爲恭肅之地而通人來往多有褻瀆乃
分兩廡向殿之兩架南北起巨墉飭以粉壁繪七十子之
像四隅起垣以斷行跡東西峙二小戶以時而啟閉釋奠
始得嚴靜焉主簿李君元英自下車謁廟頓有修舉意先

以祭器敝壞不堪羞薦取汴庠規制而更造作籩豆簠簋
得一新之簾障香案皆增置之會余兩廡功畢嘗曰廟已
嚴潔而學舍猶闕指後之荒邱曰可以建講堂齋舍但助
緣立功未得其人耳有里人之豪於財者王鐸聞其義而
赴焉先售大廈三楹移爲講堂繼有同里張轂董璋輩有
子皆業儒亦願來助相與勸化具疏以聚其貲得錢十萬
大材二百餘根小樣木三百餘條材旣斯備功可斯興適
有寓居劉濟昔夷門之良賈也於營造事多見而能故舉
以督工焉大概則稟李君之成規於堂之左右各起兩楹
爲齋舍列牖于南北啟門於堂中以限學徒之出入也堂

後貯廊製嵌面相對如連塌其欄楯軒窗以便賓客之款密廊後橫舍上平其頂中鑿戶牖而風月四達如虛舟焉以容講經者之憩息也連接武之地畫墁以巖堂前石欄阼階數級以分賓主之登降也環垣十堵周市爲圍以圍藝圃於其中垣之外東構庖廚西置廩庾則會文之所需斯無闕矣足以待里中好學之俊秀作成文行而出其材焉由是廟學始分亦皆嚴潔而完具矣前三門之外西五十步卽市南之通衢起土三尺上構過門棖題栱桷獸吻鴛鴦檐楹壯麗丹碧煥耀爲一邑雄觀所以警化邑人而起嚮善欽敬之心也豈徒爲哉李君字材興泰和癸亥歲

登進士第許州臨潁縣人縣有廟學毀圯已久更數政視之蔑如也君之迺父迺兄慨然出已貲而獨辦脩完數年間廟貌學舍畢備士類庇賴而得進學於中李君榮登科甲出仕宦途今則能舉斯事蓋積善之家其義風之傳亦有素矣是役之興也起於今歲之三月迄於十月而落成旣畢督工者請記輒撫其實而直書焉泰和八年冬至日記

手植檜刻像記

祖庭廣記

天地否而復泰日月晦而復明聖人之道屺而復亨六籍屺於秦至漢而復興王道屺於晉宋齊梁陳隋之間至唐

而復興此自然之理也貞祐初兵革擾曲阜焚孔庭檜聖道之廢興固不係於一木之存亡新宮火三日哭重先祖之居也況聖師之手植乎衍聖公收其煨燼之餘李侯刻而像之知尊事矣若夫茂其德封而植之是聖道常在也豈特一木哉三年六月晦門弟子趙秉文謹記

自書擬和韋蘇州詩跋

知不足齋藏趙閑閑真蹟

右擬和韋詩幾廿首數年前致政時作今歲過超化少林意欲卜居病未能也正之郎中送此幅稍者用礬糊不能書書不成字重違雅意勉強作此

騶子跋

騶子

衍時佛法未入中國而此書多用佛語蓋好事者依託為之非本書也相傳亡宋有山東時一僧泛海得之海島石室中豈即此僧為之者歟閒居士題

漢聞熹長韓仁銘跋

金石萃編

此碑出京索間左氏傳京城太叔之地滎陽令李侯輔之行縣發地得之字畫宛然頗類劉寬碑書也韓仁漢循吏蚤卒不見於史而見於此非不幸也李侯亦能吏天其或者為李侯出耶抑偶然耶夫物之顯晦有時猶士之遇不遇也向使此碑不遇李侯埋沒於荒烟草棘中得為礎為砥足矣吾聞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然自古賢達埋光鏟

采堙滅無聞亦何可勝數抑有時而不幸也後千百歲陵
谷變易獨此碑尚存李侯之名託此以不朽亦未可知也
正大五年十一月二十有一日

與楊煥然先生書

中州啟劄

某拜啟某國士大孝几下中前道過京兆承不遠相從談
話終日極有開發違別以來不勝傾向意思秋盡復得會
面不意遽遭變故荼毒之哀辰下伏想苦塊之餘孝履支
福某眼疾如昨承遣人繭足千里外送眼藥良感意勤伏
蒙贈以柳義段子悚愧悚愧論語未有印者欽叔西行不
知有餘者否孟子解先寄去中庸大學相次了里續當寄

呈足下高才博學留心經學研究聖心宜矣科舉之學有
命存焉不足置意張子充府試試官未出院比緣會晤伏
冀爲遠大節哀順變不宣

與楊煥然先生書

中州啟劄

某啟上某先生函文書來具審動靜之詳兼承惠簡知感
知感某眼昏如舊繼以石氏女子化去心意殊不樂以是
郡下未能照管論語及中庸未有紙印卽續當寄去次陝
右經義已薦四人詞賦未可知想中選多矣皆足下誘掖
之力欽羨今之士人少問學但知爲己其於爲人蔑如也
古人得志雖一邑丞簿亦可爲人量力而已未得志教人

以善亦行道之一端也足下才高識明當以孔孟之學啟
導一方萬一未遂亦不虛生也至祝未由披覲切冀爲遠
大壽重萬一不具

德運議

大金德運圖說

右秉文議除與編修王仲元相同外竊詳聖朝之興併滅
遼宋俘宋二主遷其寶器宋爲已滅章宗皇帝宸斷以土
繼火已得中當宜不可越宋而遠繼唐以此看詳止爲土
德是爲相應須至申者貞祐二年二月日翰林直學士中
大夫趙秉文狀

乞伏村堯廟碑

明昌六年
安陽金石錄

夫道足以爲萬世法而澤足以爲萬世祀是將有以備制
法闢百聖參天地之化育後天地而不亡者矣故桀紂爲
獨夫而仲尼得通祀景公有馬干駟民不稱夷齊到今稱
之德之在人焉可誣也況乎有聖人之德都聖人之位道
出百王之上而教傳百世之下者哉傳曰惟天爲大惟陶
唐則之今夫日月星辰之昭回雷風雨露之振蕩寒暑陰
陽之變化春生而秋殺明來而晦謝以終始萬物者豈非
天之化也哉今夫君臣父子之懿仁義道德之實金木水
火土穀之用壯者力於作者休於廬生者養而死者葬
以衣被天下後世者豈非陶唐氏之遺化也哉陶唐氏之

化在於斯民日用之間而莫能名其所以然非天也耶然則去之千百世如將見之廟而宇之尸而祝之以鼓舞斯民者亦天也是非所謂不亡者耶嘗謂帝之德當世思之可也後世何自而思之賢者知之可也野人何自而知之舊邦饗之可也他邑何自而饗之譬之說食必噉說穢必唾此亦人之情也有人於此暴其人之孤識與不識必環視而怒匍匐而往救之親與不親必相顧而歎親非在已而喜怒爲用凡所以爲彼者在爲我而已且夫帝既外其身以先人亦所以爲天下後世是故教莫正於敘彝倫降一女以刑家則志在和萬邦矣義莫公於傳神器舍其子

以禪舜則志在爲蒼生矣德莫大於振大災治大水以命禹則志在利萬世矣功施於彼而利及於此恩加於當時而廟食於後世生而不以黃屋爲心沒而享崇軒之貴生而不以彩椽爲飾沒而都華構之安康衢古謠也後世里歌社舞笙簫嘈雜有遺音者矣土鋤土簋昔所御也後世山肴野蔌蘊薌苾芬有遺味者矣易曰咸感也夫咸而至於有心則不足以有感矣相之西六十里而遠有聚落曰乞伏帝之廟在焉西挹太行北枕漳水古木森然上闕漢晉居人張伯厚等易其椽棟之摧折者而新之治其垣壁之毀缺者而復之廟成謁文於僕竊惟相古邑也若殷王

甲之居相文王之居羨里皆有祠廟載在祀典獨唐帝之祠義若無所出意其神不相於茲土也顧嘗以為帝之神如雨露之在天水泉之在地何所往而不在獨惠彼而遺此豈理也哉嗚呼以如神之智變化往來其有方乎以如天之仁徧覆包涵其有殊乎以厯象授時之政安知不佐歲功以成物乎以博施濟眾之心安知不相明天子以惠茲憚獨乎生而被其恩沒而猶被其賜展敬乞靈烏可已也敢為之銘銘曰
鬼神睢盱伏羲受圖人文權輿彝倫攸敘五教敬敷唐文煥乎披昏抉塗藥民之愚有典有謨位非我娛萬民其孳

丹朱其疎陸水其都人甯其居吁嗟都俞恩漸於膚今其已夫祀焉忽諸遺祠路隅田婦耕夫或祝或巫白馬彤車清風肅如神來有無清漳之墟歲熟一區神遊藐孤明昌有道千載同符擊壤康衢走不知乎金之世陶唐氏之民歟

鄧州創建宣聖廟碑 正大七年 南陽府志

三代而上兵農為一致三代而下文武為兩途在昔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孔子相魯齊人歸疆古者用師必受成於學其在詩曰在泮獻馘此其效也自秦壞井田而兵農始分戰國縱橫而文武為二降周迄漢異端並起儒墨道德

名法陰陽分而名家以六藝爲經傳章句之學歸之儒流
不知六藝者夫子所以載唐虞三代之道眾流之所從出
而儒爲之源也聖人得其全諸子得其偏後世偏聽曲說
沿其流而忘其源用其偏不得其全繇是歷代治蹟常出
於一切之政而不知本於聖學之傳無復治古氣象者良
以此也皇朝有天下百有餘年東漸於海西極於洮會北
距京師五千餘里而遠南界襄鄧鄧爲重鎮兵興以來又
以師臣分統或兼領之繇是鉅公偉望相繼接武而邊備
未撤其於興學彰化蓋有意而未暇也今節度使行元帥
移刺金紫公之典是州也以詩書之冑總熊虎之任下車

之日百廢具舉歲在乙丑春奠謁於廟顧視祠宇頽廢公
用惕然曰古之時治出於一有武事必有文備今軍政修
理而宣聖廟廷以兵火之餘鞠爲園蔬姑寓於蕭公之祠
奠謁無所甚非所以尊師而重道也迺諏於里之父老洎
在學之諸生僉謂東南爽塏文明之地故廟遺址存焉因
謀之左右執事者卽而新之乃俾經歷房維楨知事大誌
提控劉天山董其役劉君卽故右丞公之孫智思明達殊
有鳳毛修唐鄧二城守備樓堞尤爲有法以是委之而動
與公合弗亟弗徐役不告勞而功已成凡爲殿八筵賢廊
三十楹講道之堂肄業之齋前三其門暨廚庫窗闥色色

嚴備會將告成鄧之士子有游梁者以公之才之德之劭而又創此美事其意以爲鄧封密邇江漢未沾聖教而學舍荒蕪甚非開闡風化之實仰助聖朝修文來遠之意也以告秉文曰郡有賢帥如此美而不章亦士大夫之責也請爲文以記其事且以啟西南士子之良心乃書而告之曰自功利之說興入仕者以簿書獄訟爲聽斷之計而不知正誼明道之實爲士者以絺章繪句爲進取之階而不知治心養性之術子亦嘗聞聖學之傳乎人皆有良心與聖賢同其所以喪其良心者利欲蔽之耳是心一萌則與物睽隔貴我而賤彼喪己以逐物由是趣世苟合旣得患

失無所不至矣若夫君子則不然得志則行其道不得志則閉門守道甯可凍餓死終不以一身易一囚之命況其大者乎此吾先聖先師之所傳而後學之所當致知而力行者也且系之銘曰

治出一源道喪而歧士不知兵武臣用奇蕞爾小醜以殺爲嬉積骨成山醜血成池腥聞於上帝恫之命吾聖人一箠笞之矯矯虎臣莫是南土綸巾綬帶折衝樽俎在昔平吳侯牧侯羊亦以范公出鎮南陽鄧人所瞻轟轟其直肅肅其嚴邦人熙矣邦風移矣曾是南鄙化爲闕里聲教所漸爰暨朔南朔南格被來獻其琛正大七年四月一日

翰林學士資善大夫同修國史趙秉文撰

利州精嚴禪寺蓋公和尚墓銘

熱河志

臨濟自佛果沿而下之至於佛日自四明泝而上之至於佛鑑俱出於五祖演而佛鑑傳四華曷曷傳四明達達爲今北京松林北遷第一祖師四明之孫微公之子也張其姓諱圓蓋永昌阜俗人十九棄俗而僧甘棄律而禪參玉泉名公缺安寶公以機緣不契退而歎曰大丈夫肩荷佛祖未生前大事直須全身放下始得遂退居靈巖佛髻山結茅棲隱者數載山空無人以水流雲飛爲受用久之梅子將熟詣北京謁微公求印證公初不之許旣而不參而

參無得而得一日舉黃龍心正不妄動話師以頌舉似有鐵樹開花之語公曰可矣汝其行乎大定六年始開堂於精巖繼席松林靈感明昌六年五月預告終期跣趺而逝茶毗之日瑞彰舍利戒定力也俗壽六十有四僧臘三十師行竣而方故學者遵其道而憚其律所居不過一二載尋返舊隱晚得瓊嗣銘曰

黃龍一句諸喪膽喪極盡元微全無伎倆伶俐僧剔足眉棱鐵樹花開炎天造冰三上洞天九到投子一言相契草鞋挂起臨濟法將松林道場轉身就父撒手還鄉沒眼禪和覓不可見魚犀夜塘鹿趁陽燄松漠之北利州之東

